

283

送

國文月刊

第三十六年七月
第五十七期



開明書店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國文月刊

第五十七期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朗誦與國文教學

中國語詞的聲音美

國語輕重音之比較

國語之大小主詞(續)

「之」字似不宜為連詞說

韓愈與唐代小說

溫庭筠「感舊陳情五十韻獻

淮南李僕射詩」舊注辨誤

蜀語札記

桐城姚仲實教授傳

邢楚均(一)

郭紹虞(八)

張洵如(一〇)

張其春(一六)

趙準符(二三)

陳寅恪撰
程會昌譯(二五)

顧學頡(二七)

徐德庵(二八)

王蘧常(三一)

國文月刊

第五十七期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本期零售國幣一元六角
預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定全年十二冊十九元二角

售發成加

編輯者 葉聖陶 黎錦熙
郭紹虞 朱自清

出版者 國文月刊社
周予同 呂叔湘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北平	琉璃廠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成都	祠堂街	南昌	中山路
昆明	武成路	開封	北書店街
貴陽	國獅路	長沙	桃花井
南京	太平路	漢口	中山路
杭州	慶頭巷	濟陽	青年會
福州	橫線巷	臺北	中山路

預定雜誌請注意！
本店出版各雜誌銷數日廣，預定者不下數萬份，發寄手續，力求完密迅速，惟各地交通尚有阻滯，郵局寄遞遲延，在所不免，訂閱諸君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將定單號碼及預定日期，在何處訂閱，用定單上原姓名函知上海福州路本店供應部，以便立即查覆，否則定單過多，無從查考，請維見恕是荷！開明書店謹啓

朗誦與國文教學

邢楚均

朗誦對於國文教學是很重要的。一位對國文教學有經驗的教師，時常在朗誦中間就已經收到講解的效果。對於一篇文章的作者說，我們固然要替他解釋那篇文章的主旨、層次、章法、句法以及詞句的意義；可是對於他表現於那篇文章中間的情緒和意旨，以及經營於文句之間的節奏，作為一個國文教學者似乎也負有傳達的責任。那麼，我們就不能把朗誦推諉做教學範圍之外的一種特殊技巧了。

朗誦並不是吟唱；在文言文一方面，各地都有一種沿習的朗誦腔調，但是這種腔調已經跨進音樂的領域，不在討論範圍之內。至於舊詩詞呢；大半本來就有一定的曲譜，而現在已經失傳。曲子雖然還可以唱得來，但是如果我們帶了笛子上講堂去吹歌起來，似乎也不是國文教學本身上的事。

最近我讀到洪深先生所寫的「戲的唸詞與詩的朗誦」一書，對於討論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幫助。（這本書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大地書屋」出版的。）在這本書中所接觸到的許多問題，差不多大半都可以應用到我們的問題上來。在國文教學中所要求的朗誦，需要我們討論的，不外乎（一）吐字問題，（二）節奏，（三）情緒表現，和（四）朗誦者的態度。（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碰巧又得到本刊第五十三期，這一期中有「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記錄」一文。不過就記錄看，這次座談會雖然提供了許多很珍貴的意見，但是所接觸到的大半都是關於朗誦的外圍諸問題，在具體的方案上，我們似乎不能得到更多的有系統的意見。）

現在我想把我的意見，依照剛才的次序逐一加以討論，以供

「同行」的以及對國文教學有興趣的人做參攷。

一 吐字問題

朗誦時必須吐字清楚，這是個基本條件。關於語文方面的功課，如果不能使學習者在聽感上得到清晰的印象——不管是生字的讀音還是連貫的文句的誦讀——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失敗了。我的所謂吐字清楚不僅是指口齒明朗，同時也指着發音正確而言。那嗎，問題就來了。首先我們必須知道，想吐字清楚，就必須使用一系活的、實際的方言，譬如：北平話，上海話，廣州話等。若是南腔北調，往往就易犯吐字不清的毛病了。從方言地圖上看，「北方官話」所覆蓋的地域最廣大，而其間最為風尚的則是北平話；就歷史說，六百年來演唱劇曲、居官臨民，也就是習用着這北方官話。所以今日定北平音系為標準音，就是所謂「國語」，彷彿是很合道理的。不過還有一個必須注意的事實，就是，我們不能勉強所有的國文教師都能說一口很地道的北平話。如果勉強做去，那就是南腔北調，於教者學者兩無益處。南腔北調的最大壞處就是沒有固定系統，一個字今天這樣讀，明天卻又那樣讀。如果這樣，倒不如索性用鄉音誦讀，讓不是同鄉的學者，也可以從教者固定的讀音中找出跟自己的鄉音中的一套對比關係出來。再就講解上來說，如果用鄉音則可以顯微闡幽，暢所欲言，較之用南腔北調的話，收效反而更大了。

一個教國文的人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提出：這個字「原來」該怎樣讀？或者說：這個字怎樣讀纔算「對」？彷彿超乎一

切方言之上還有個標準音似的。沒有的，一切方言都是「對的」，你的讀法只要能對你的鄉音負責，就是說你沒有故意撇個別處的腔來唸，總是對的。如果要撇，那就得努力成套地撇，那就是說學習另外一種方言了。再說「原來」這個詞也是有毛病的，你要「原來」到甚麼時候為止呢？秦、漢以上，「詩經」時代周王朝所用的官話，也就是「子所雅言」的「雅言」，雖有人構擬，然而材料缺少，難以徵信。唐、宋以後，韻書多有保存，所構擬的語音系統也比較上有接近事實的可能，然而也只是有一些 formula，是不能恢復成活語言的。那末，剩下來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依照「廣韻」的反切，讀進自己的方音系統。如果這樣做，在原則上是很好的，可是事實也有困難。我不說逐字翻檢「廣韻」的不勝其煩，也不說「廣韻」反切字本身就有立法未精之處，而是說從「廣韻」語言到各個方言之間是有一套規則的音變的。如果拿不穩這規則，也還是會弄出錯亂來。何況音義後起的字，在「廣韻」中是翻檢不出來的呢。

所以，所謂讀得正確也只能解釋作讀在一種統一的語音系統之中罷了。我們發音吐字都要向着那活的語言去學習，如果遇到疑難，我們就比照著「廣韻」的同音字去讀。自然，你翻檢「康熙字典」或其他的辭書也是一樣的，只是你不要去翻檢「國音字典」，除非你說的是北平話，或願意學北平話。

四聲問題是包含在字音問題之中的。我們解決了字音問題，同時也就解決了四聲問題。一句話，一切朝自己的方音學習，沒有入聲的就不硬加入聲，如北平話；去聲分陰陽的就去聲分陰陽，不必不分，如長沙話；平上去入都分陰陽，而且入聲又另分中調的，那就是九調，不必減少，如廣州話。在洪深先生書中曾用許多篇幅來討論中國字的四聲陰陽的問題；討論「音長」、「音勢」、「聲調」表現在四聲中的情形，討論陰陽平、陰陽上、陰陽去的標準讀法，彷彿超乎一切方言之上，仍然有個必須

遵循的讀法似的。在這裏，我照樣說，是沒有的。就平聲而論，有的方言唸的就不是「水平調」，有的方言唸的很高，而有的方言卻唸的很低。洪深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不苟的態度和辛勤的功夫，我是極其佩服的；不過，恕我坦白地說一句，洪深先生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卻犯了許多的錯誤。關於這些錯誤，可惜我不能一一在這篇文章中細說，因為這些都是一些愈說愈鑽進牛角尖兒的問題。

既然四聲問題的處理也被我們放進方言學習的課題裏去，那麼「連讀變調」的問題，我們似乎也不必特別提出來，只須向某一方言潛心學習就成了。在洪深先生原書（第二十六頁）上所轉引趙元任先生所舉的連讀變調的例子，如兩上聲字相連，第一字改作陽平，譬如「美女」唸成「梅女」，「好馬」唸成「豪馬」，「永遠」唸成「嗎遠」，「往往」唸成「王往」等，但須知道只是就北平話而言，並不是說所有方言都如此。又，洪深先生所舉的「晚上」、「打扮」、「鑰匙」、「願意」……等例的第二個字，只是輕聲，並非連讀變調。

洪深先生又說：「如果因為數個字音迅疾連出，舌唇齒口等部位不及調整改換，而致不能不改變聲母，這在術語上名為「同化」(assimilation)，中國語中是幾乎沒有的。」中國語也是有的，譬如，在北平話中：「南門」的「南」字本來唸 nan，可是因為受了第二個字的聲母 m 的影響就變成 nam。又如「南口」的「南」受了第二個字的聲母 f 的影響就變成 naf 了。這些雖然所改變的是韻母，但也是一種「同化」。這些地方又都是些岔出去的討論，我以為一個朗誦者可以不顧這些，他果然能朗誦得合乎語言之自然，也就能得到這些了。

關於入聲，洪深先生覺得「如果作者在寫詩時會有意地使入聲字，旁人朗誦時便不應無別地將入聲字母視抹殺。」他又引「國音常用字彙」的第六條「說明」云：

入聲的讀法，還應該兼存。因為諷誦前代的韻文，尤其是律詩與詞，若將其某入聲字讀成陰平或陽平，或將一首詩中幾個押韻的入聲字讀成陰平、陽平、上、去幾個不同的聲調，必至音律失諧，美感消滅，所以這是應該依舊音讀為入聲的。如張祐詩：

「故園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 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此中「國」與「十」二字，決不可讀陽平，必須讀入聲，音調方穩。「一」與「落」二字，若讀陰平與去聲，雖無大礙，卻嫌弛緩，故亦宜讀入聲。」又如柳宗元詩：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詩押韻之「絕」、「滅」、「雪」三字，決不可讀陽平、去聲與上聲，必須讀入聲。「一」字讀去聲，「獨」字讀陽平，雖無大礙，然亦以讀入聲為宜。」

意見是很好的，可是事實上在沒有入聲調的北平音系中要讀出個入聲來是怎麼個讀法呢？這問題在「常用字彙」裏沒有正面的解答。但在字彙「附錄三」裏，卻有這樣一句：「北平無入聲，而叱驢馬走聲之「叮」字卻是入聲。」這話是不對的，因為在任何一系方音中都有些特別字，而這些特別字是不算在語音系統之中的。北平音系中既無入聲，「叮」字即不得指為入聲，雖然牠很像其他方言中的入聲。我們如果把語源上該歸入入聲的字，當誦讀詩詞時，都比照着「叮」字讀出來，恐怕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因為不屬音韻系統之內的讀音，就是說撇出來的讀音，一定是生硬而且不自然的。結局鬧到滿嘴叱驢，大概也就不會有什麼美感了。

洪深先生所提出來的朗誦時不應抹殺作者有意使用的入聲字的話是非常有道理的。可是，請仔細想一想：齊、梁以後，復古運動之前，文士們對於朗誦者的要求豈獨是入聲字嗎？前有浮聲，後有切響，雙聲、疊韻，輕重、清濁……太多了。然而你有

什麼辦法呢？我們既然生在今日，沒趕上豪華的六代去做一個風流人物，難道還要我們會說他們的話嗎？再說，羣經、諸子、楚辭、漢賦、樂府、古詩對於我們朗誦者的音韻的要求，以及唐人律、絕、宋詞、元曲對於我們音韻的要求，是我們所能勝任的嗎？我們只能對自己的、活的音韻系統負責罷了。舍此他求，那就是「道在邇而求諸遠」了。

不錯，在古詩以及律絕、詞曲中，我們如果讀不出入聲來，恐怕是足以使「音律失諧，美感消滅」的。但是，這正好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說：作為文學中介的語言在其本身的盈虛消息的中間已經警告我們：這些東西早已該回歸牠們歷史底地位，因為牠們每一個細胞都已經僵化了，即使是美，也只是一種僵化了的舊時候的美；新興的文學，在中介上，必然是充滿了生命力的，活約，屬於人民大眾的。

二、節奏

無論哪種語言，當其在進行中時，都各自有其聲音之美。這種聲音美不是由於做作或矯飾出來的，而是屬於語言素質上的。而節奏，就是當語句進行中造成聲音之美的最有力的支柱。關於節奏底解釋，我引洪深先生的話（原書四十五頁到四十六頁）於下：

所謂節奏，乃是相等的即同長的「時隔」(time interval)，被再現(即週覆)的「加強」(stress)所刻劃、所配出的意思。如果沒有若干個相等的「時隔」(至少兩個)連接在一起，即不成其為節奏；而如果没有「加強」的週覆或再現，我們無法得知「時隔」的起訖。

可是關於甚麼是造成中國話的節奏的素質，洪深先生沒有說明白。我個人以為造成我們的語言中的時隔的是「長詞」與「合詞」，刻劃這時隔的是「輕聲字」與「頓歇」。不過較長的並列性的、加附屬詞「的」字的、和重疊的合詞，在語句進行中則不止只支持一個時隔。(關於長詞和合詞，可參攷王了一先生的「中國語

法網要」，在「開明青年叢書」中。此處所謂合詞，王稱仿語。

所謂「時隔」，換個看法就是「音步」。

長詞對單詞而言，單詞是一個「字」所造成的「詞」，如：「天，地，十，百，好，壞，吃，喝，很，最，你，我，是，非，和，與，嗎，麼……」，在現代文章和詩中，一個單詞很少能造成一個音步的。長詞是由一個以上的「字」所造成的詞，大致有四類。譬如：

窈窕 罄薄 參差 逍遙 崔嵬 魁隤 倉庚 蝴蝶
葡萄 田雞 蝦蟆 手續 積極 介紹 贊成 胡同
哥果里 布爾雪維克

這是一類。又如：

陟降 窗戶 乾淨 國家 妻子 兄弟 睡覺 忘記

這是一類。又如：

東西 利害 橫豎 反正 好歹 動靜 早晚 多少
姑娘 熱鬧 打發 裁縫 請教 得罪 開消 出動

這是一類。又如：

媽媽 舅舅 太太 弟弟 叔叔 指指 點點 站站
看看 剛剛 每每 遠遠 老老實實 乾乾淨淨
哭哭啼啼 吵吵鬧鬧 舒舒服服 玩玩笑笑

這又是一類。至於「合詞」則是由一個以上的「詞」所造成的詞，大致有六類，譬如：

父母 山川 禍福 天地人 良辰美景 焚香拜佛 細細輕巧
像下面所引「紅樓夢」的兩句話，在括號中所示者，雖然字數很多，仍然應當算做一個合詞：

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牀」，果然感
武。(第四十回)

合家「祭天祀祖、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第二十二回)
以上就是所謂並列性的合詞。又如：

霄籟 山頂 乾糧 流水 破瓶 廢物 盞茶杯 流水賬

臉盆 水缸 馬車 水碓 丸藥 糞泥 胡椒麵 糖葫蘆

賣的布 哭的小孩 出租的屋子 沒有上鎖的門 成都寄來的信
細看 苦諫 躬耕 靜靜地坐着 一聲不響地走了
大紅 最好 頗佳 怪麻煩 很討厭

以上是一類，中間有些是帶附屬詞「的」字的。又如：

吃飯 騎馬 讀書 做大事 貪小利

這是一類。又如：

治好 打死 燒紅 推開 弄壞 拿起來 趕出去
這是一類。又如：

問路 跳樓 打拳 貪心 跑馬 颶風 看醫生 走親戚
這是一類。又如：

家家 件件 問問 嚐嚐 表白 表白 熱鬧 熱鬧 請教 請教
這又是一類。一共六類。

現在我們進而談輕聲字。唐、宋以前的口語中有沒有輕聲字，我們不得而知。就文獻看，唐、宋以後的口語中雖然大量地出現了「子」、「頭」、「兒」等附屬詞，但是不是輕聲，我們也不敢十分斷定。不過在今天，詞義的分別，輕聲是一個重要因素。常有個詞字音完全相同，卻靠輕聲別義。譬如（我用新五號的鉛字表非輕聲，用六號的鉛字加「·」表輕聲。）：

老子（人名或書名） 老子（父親）
蓮子 糜子
蝦子（蝦卵） 瞎子
蛇頭 舌頭

北平話中輕聲字大致有九類：

一、兩個字合成一個詞，第二字往往往唸輕聲，但是有一些卻並不唸輕聲。唸輕聲的如：

葡萄 琵琶 蘿蔔 石榴 胡同 先生 窗戶
衣裳 暖和 乾淨 利害 得勝 開消 麻煩

二、「子」「頭」「兒」數字用作附屬詞時，如：

包子。皮子。饅頭。石頭。梨兒。餛飩。

三、「們」字用來表複數時，如：

我們。你們。姐妹們。兵士們。

四、「的」字用在作為修飾或限制的詞的後的時候，如：

我的書。紅的花。青年的生活。苦悶的象徵。

我的。紅的。騎馬的。拉車的。

五、重疊詞的第二個字往往唸輕聲：

叔叔。妹妹。看看。等等。偏偏。

六、「了」、「着」、「來」等字用在動詞後面時，如：

吃了飯。睡了覺。算了。瞧着。罵着。

拿來。你可幹甚麼來來着。

七、「麼」字用在副詞的後面的時候，如：

這麼大的年紀！那麼不害羞！

有多麼難看！怎麼不理他呢？

八、「呢」、「嗎」、「罷」、「啦」等字用作語氣詞時，

如：

還說呢？怎麼辦呢？你不去嗎？

你回去罷！他來罷！別提啦！

九、有的時候為了語言的經濟作用，我們也可以斟酌情形，

把原來非輕聲的字輕讀。如：

我最喜歡兩種花：一種「是」蘭「花」，一種「是」桂「花」。

那麼「不」害羞！

我們知道了輕聲字，也就能認識在我們的語言中原就有足以刻劃時隔，因而造成節奏的東西。我們知道了長詞與合詞，也就解決了洪深先生所提出來的疑難，他說：

人們說話，不是說單字，而是說意群，將整句的意義分為若干清楚的完整的相差不大的部分或單位，一一分明地而又接續不斷地，嚴別輕重地而又彼此連繫地傳達給聽者，在聽者自然是更易把握與領會話句的意義，在說者自然便造成「話句的聲調」。聲調的必須條件，

從內容上看，是分「意羣」(sense group)；從形式上看，是分「短語」(phrase)。意羣與短語，在聲音表現上，可視為一件事。這些本都

是顯而易見的，但在實施時卻有困難。所謂「短」，短至如何程度；

一個字，或兩個字，或三個字……最多能至幾個字？所謂「意」，一

字孤立豈無意？兩字三字或五字都可組成意羣，而兩個、三個或五個

意羣又可組成較大的意羣……是否有一定的標準？

現在，我們可以較為肯定地提出一個標準：長詞不能讀斷，

因此牠可以造成一個音步。合詞在原則也不能讀斷；不過較長的

合詞，如並列性的、或詞中一部分可以看成附加詞的和有輕聲字

隔斷的，那就不止一個音步了。像在前面曾經舉過的例子中的這

樣的例子：

合家「祭天。祀祖，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

沒有上鎖的門。

靜靜的坐着。

請教。請教。

現在我們進而談「頓歇」。頓歇不是休止，休止是聲音完全停止，譬如在該用頓號，或者點號，或者句號，或者一段終了的地方，我們都各用上一個不同拍子的休止；而頓歇卻只是在音步與音步之間，不換氣的略一頓逗，為時甚短，而聲音卻牽連不斷。我這樣解釋頓歇，是和洪深先生稍有不同。現在我用空格表示頓歇，把何其芳先生「黎明」一詩解析於下（輕聲仍用六號鉛字加「」表示）。因為這些東西，詩裏面是表現得最明白的：

山谷中。有霧，草上。有露，

黎明。開放着。花朵。

工人們。打石頭。聲音，

是如此。打動了。我的心，

我說，勞作的。最好的。象徵。是建築；

我們。在地上。看見了。房屋，

我們。可以。搬進去。居住。

啊！你們。打石頭的，砍樹的，築牆的，蓋屋頂的，我的心和你們的心是如此密切的相通，我們像是爲着同一的建築出力氣的弟兄。我無聲的寫出這個短歌獻給你們；

獻給所有一醒來就離牀
一起來就開始勞作的人；
獻給我們的被號聲叫出來早操的兵士，
我們的被鐘聲叫起來自習的學生，
我們的被雞聲叫到田裏去的農夫。

散文與詩同樣是有節奏的，不過詩的節奏比較整齊，而散文可以由好幾種「時值」(duration)不同的音步組成。所以詩大半是一種節奏到底，而散文則不妨輪用好多種節奏。譬如魯迅「示衆」中有一段的節奏，解析起來，彷彿可以是這樣：

像用力 擲在牆上 而反撥過來的 皮球一般 他忽然飛在 馬路
的 那邊了。 在電桿旁 和他對面 正向着 馬路；其時 也站定
了 兩個人；一個 穿淡黃制服的 掛刀的 面黃肌瘦的 巡警，手
裏 牽着 繩頭，繩的 那頭，就拴在 別一個 穿藍大衫 上置白
背心的 男人的 左臂膊上。 這男人 戴一頂 新草帽，帽檐四面下
垂，遮住了 眼睛的一帶。 但胖孩子 身體矮，仰起 臉來 看
時，卻正 撞見 這人的 眼睛。 那眼睛 也似乎 正在看 他的腦
殼。 他連忙 順下眼，去看白背心，只見背心上 一行行的 寫着些
大大小小的 什麼字。

朗誦古文時，我們雖然不贊成那種搖頭幌腦的歌唱腔調，但是抑揚頓挫之處，我們既然沒有方法能知道牠的本然的素質，也就只能承襲那一套傳統的朗誦腔調，而除其歌唱成分罷了。在這一套朗誦腔調中，有一些字，似乎也有輕聲的讀法，譬如作爲連接詞的「之」字和否定詞「不」字。這情形在駢文中尤易看出，如陸贄文：

漢家之傳 十世 宜 光武 之中興

獻公之子 九人 惟 重耳 之尚在
我們又從「之乎(之於)爲諸」，「之焉爲旃」，「不可爲匹」，「盍訓何不」這些合聲字的事例看，似乎在古文中仍然是有讀輕聲的可能。

朗誦古文除去使用各種不同拍子的休止之外，還使用一種不同拍子的延長。這種延長與合詞有關，與字調也有關。試諷韓愈「送董邵南序」開頭一句(用直線表延長)：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稱」「歌」兩字皆平聲，故可曼聲引長。且「歌」字下照文法講似不應逗，但爲了抑揚，各地諷誦，往往於此一逗而延曼其聲，以顯襯出所謂「氣勢神韻」的空架子。氣勢神韻並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不過是一種腔調罷了。

現在仍把洪先生舉過的王安石「讀孟嘗君列傳」的例子舉在下面，而解析一下牠的節奏(以·表休止)：

世嘗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難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關於舊詩，游國恩先生在「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中曾述及一種方法。這種方法也是我們在課室中常用的，不過也和朗誦古文一樣，要除去其歌唱成分罷了。游先生所述的方法是：

凡律詩，無論五六言或七言，遇平聲字皆須稍停，而延其尾音。古詩在平仄方面都有很自然的節奏，惟確見意義有停頓處，聲音亦不妨作停頓。

關於律詩，我把杜甫「登樓」的節奏解析於下：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詞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古詩與詞，不另舉例。

三 情緒表現

好的聲音表現，不但要使原作的形式在聽衆間發生效果，就是在內容上也應該加以發揮。譬如，當我們體會出一篇作品的作者要求讀者予以最大着重、最大注意的地方，我們也當予以「重讀」；肯定、詢問、疑難、驚訝……諸口氣，和欣喜、悲痛……諸情緒也應當予以適度的表現。這一切表現都應該向實際語言中去學習，語調和輕重都不要違反人情而變成過份的誇張。

誦讀陳腐了的古文，在有些情形之下，我們仍然可以給牠吹進幾口生人氣。譬如「論語」「子路問津」那一段：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

子路曰：「爲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像這一類，我們仍然可以把牠讀的活靈活現的。

我們設法使自己成爲一個很忠實的「作者代言人」，在朗誦中，我們應當把極客觀的「代言」當作一種藝術。所以我們既是一個「客觀」的代言人，就應當儘量克服私生活中主觀的情緒侵進「情緒表現」中來。但是，這是很困難，尤其是在教書人不如豪門大戶的狗的今日。

四 朗誦者的態度

在「中國語文誦讀方法座談會記錄」中讀到顧隨先生的意

見，他覺得朗誦有三個要點：一個是「要能對作品理解」，這是非常對的。又有一個是「要有語言『本錢』——好嗓子」，這條是使我們很傷心的。還有一個是「要拉得下臉兒來——不怕羞。」他說：「我從前在課堂中講『西廂記』『長亭送別』一段，到『紅娘曰：姐姐！你今日個怎不打扮？』我無意中突然擠窄了嗓子，模仿紅娘的音調，惹得同學們大笑。」不過，顧先生說：這次笑過之後，後來的效果是很好的。那麼，當我們講「黑旋風報恩」的時候，是不是又要放寬了嗓子，用一個黑頭的腔調，來模仿李逵的說話呢？像這樣追求下去，我們勢必要鬧到彩排纜放手。所以這種方法，儘管可以讓與級好的人採用，卻是不足爲訓的。

關於朗誦態度，我極同意洪深先生的說法。他說：

朗誦時，其實是詩人用自己的人格向羣衆說話。……這是朗誦的特點，也是朗誦與演戲不同之點。即使所誦的爲故事詩或戲劇詩，亦無例外。故事或戲劇詩中，大都有人物的對話；朗誦這些對話時，當然應將人物的性格、情緒，刻劃表現；但朗誦者與故事中人物，應保持相當距離：朗誦者應始終不失去詩人的人格。他的朗誦這些對話，應像演說者引用別人話句：雖然同情地忠實地發揮話句的內容，但到底是別人的話，不是他自己的話。他祇是引用者，他並不化身爲那所引話句的發言人。這樣，朗誦莎士比亞的劇詩，與表現劇中的一角，也可是有顯明的分別。如果朗誦者放棄詩人自己的人格，而竟化身爲故事中人物，完全使用故事中人物的口氣與姿態，那便是「說書」「唱大鼓」而不是朗誦了。

此外，在朗誦速度上，如其快，毋寧慢一點；在響度上，與其尖叫，不如讓牠跟說話成比例地增大一點；換句話說，要一個最有效率的中段音高。這裏不細說了。

三十六年五月十日，南開大學。

中國語詞的聲音美

郭紹虞

中國的語言文字是單音綴的而同時又是孤立的，這，差不多已成爲一般研究語言學的人所公認的事實。固然，這種講法，不能沒有例外，就中國語詞演變的趨勢言，似有趨於複音的傾向，然而，這些複音語詞，或爲重言，或爲雙聲連語，或爲疊韻連語，依舊是從單音綴的語詞衍化出來的。所以，就大體而言，單音綴與孤立，依舊不失爲中國語言文字的特質。

正因中國語言文字有這一點特性，所以在文辭中格外能顯出音節之美。在本刊四十二期，我有一篇「中國文字可能構成音節的因素」，這即說明單音文字的特徵。本篇所言，則重在單音綴的語言所構成之語詞，同樣也能幫助文辭中的音節之美。

語音之起，本於擬聲與感聲。擬聲是摹寫外界客觀的聲音，感聲是表達內情主觀的聲音。擬聲語詞既善於摹狀聲貌，感聲語詞尤足以表達聲情，所以只須巧爲運用這些擬聲或感聲的語詞，就足以增加行文之美。但是，這條條件，只有在單音綴的語言中始可以充分發揮，因爲牠比較能夠保有原始的擬聲感聲的作用。

由擬聲言，因爲中國文字有假借一途，所以不僅在口頭語言中可以自由比擬外界的聲音，即寫入文辭，一樣可以運用相同的字音以摹狀聲貌。任何特殊的或繁複的聲音，都可以找到適當的字音來借代，因此，擬聲語詞也特別容易孳生。何況，再加了中國語詞所特有的彈性作用，可以伸縮自如，可以增減任意，極盡錯綜變化之能事；因此，擬聲語詞又可跟了外界複雜變化的聲音，而或多或少，曲折以摹擬之。譬如，我們聽到「當」的一聲，就可用「當」字以比擬之；聽到「丁」的一聲，也就可用

「丁」字以比擬之。「丁」「當」二字都自有其本義，但在這裏，只成爲假借擬聲的用法。聲不止於一次，則可衍爲重言，稱之爲「當當」或「丁丁」。聲不限於一種，則可混合稱之爲「丁當」，或者長言之爲「丁丁當當」，複言之爲「丁當丁當」。白居易詩云：「丁丁漏向盡」。楊萬里詩云：「寒生更點當當裏」。而「水滸傳」二十三回潘金蓮的話：「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外界的聲音表現了，主觀的神情也顯出了。假使外界聲音再複雜一些，則或配以發聲語詞，成爲「克丁丁」「克當當」或「吉丁丁」「吉當當」諸語，或成爲「克丁當」「吉丁當」或「克丁克當」「吉丁吉當」諸語。又或綴以連語，如於「丁」「當」兩個雙聲字以外，再加兩個雙聲字——「玲」「琅」，而合稱爲「丁玲當琅」，那麼，丁當雙聲，玲琅雙聲，而丁玲疊韻，當琅也是疊韻，雙疊相配，錯綜複雜，既能調劑唇吻，而所狀聲音也有「大珠小珠落玉盤」之妙了。聲音稍轉，則爲「聽冷鐘冷」，爲「亭伶宕冷」，爲「青伶昌冷」，爲「星零霜冷」，爲「砧伶砧冷」，爲「平伶彭冷」，爲「馨伶坑冷」。讀作大聲，則「丁玲當琅」變爲「滴律搭刺」；聲音稍轉，又成爲「鐵律搭刺」，爲「迭律達刺」，爲「切律察刺」，爲「悉律薩刺」，爲「歇律豁刺」，爲「匹律拍刺」，爲「吃律掎刺」，爲「戛律聒刺」，爲「極律辯刺」。讀作陰聲，則「丁玲當琅」變爲「低黎捷拉」；聲音稍轉，又成爲「梯黎他拉」，爲「比黎擺拉」，爲「迷黎埋拉」，爲「擠黎齋拉」，爲「其黎辯拉」。「當」音轉而爲「東」，則「丁當」變爲「丁東」，杜牧

詩「劍佩響丁當」，而李商隱詩即為「玉佩鳴丁東」。倒言之則為「東丁」，黃魯直詩「古人題作東丁水」。於是或衍為「克丁東」，「吉丁東」，「丁丁東東」，「東東丁丁」諸語，或綴以雙聲連語而成為「丁玲東瓏」。聲轉則為「汀玲通瓏」，為「亭玲同瓏」，為「星玲鬆瓏」，為「欣玲烘瓏」，為「琴玲共瓏」，為「傾玲空瓏」，為「憑玲蓬瓏」。讀作入聲，則「丁玲東瓏」變為「滴律篤落」；聲音稍轉，又成爲「鐵律拓落」，為「切律觸落」，為「悉律索落」，為「歇律霍落」，為「迭律跋落」，為「必律剝落」，為「弼律薄落」，為「匹律撲落」，為「憂律闊落」，為「吃律殼落」，為「極律擱落」。讀作陰聲，則「丁玲東瓏」變爲「低黎多羅」，為「梯黎拖羅」，為「噤黎咕羅」。至於組合方法再加改變，又可變爲「丁玲玲」「丁瓏瓏」諸語，或「克丁丁當」「吉丁丁當」諸語。於是，外界的無論何種聲音，似乎都可以利用這些雙聲疊韻的配合以自由比擬了。王十朋「九華山」詩：「鳥聲依樹克丁當」，自注「山中有鳥啼聲曰克丁當」。白仁甫「梧桐雨」雜劇：「吉丁當玉馬簷頭鬧」，吉丁當狀簷頭玉馬聲。崔涯「嘲妓」詩：「更著一雙皮屐子，紆梯紆榻出門前」。梯榻雙聲，加紆紆重言以狀拖皮屐之聲。董解元「西廂」：「晚風兒淅淅淅淅」。淅淅雙聲，加淅淅重言，狀風聲。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飄風驟雨相激射，速祿颯拉動簷際」。速颯雙聲，祿拉雙聲，間用以狀風雨交至之聲。元無名氏「神奴兒」雜劇：「他兩箇一上一下，直留支刺唱叫揚疾」。直支雙聲，留刺雙聲，亦間用以狀吵鬧之聲。元無名氏「殺狗勸夫」雜劇：「則被這吸里忽刺的朔風兒那裏好篤簌簌避，又被這失留層歷的雪片兒偏向我密濛濛墜，將這領希留合刺的布衫兒扯得來亂紛紛碎，將這雙乞量曲律的脰膝兒罰他去直僵僵跪，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兀的不凍殺人也麼哥！越惹他必丟正搭的響罵兒這一場撲騰騰氣。」鄭光祖「倩女離魂」雜劇：「將水面上驚

驚式楞楞騰分開交頸，疎刺刺沙轡離鞍撤了鎖韉，厮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絃斷了不續碧玉等，吉丁丁瑤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這都是利用這些雙聲疊韻的語詞以盡擬聲之妙。

由感聲言，中國語詞更有聲義並顯之妙。「書」「堯典」：「帝曰，吁，嚚訟可乎？」吁是表示疑怪之辭。「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鷓鴣過其上，仰而視之曰嚇！」嚇是表示怒斥之辭。「韓非子」「說難」篇：「師曠曰：嘻，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嘻是表示譏歎之辭。「史記」「項羽紀」：「亞父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唉是表示憂慮之辭。這些都是感歎詞，所以聲隨情轉，情由音現。這種情形，還是一般人所習知。

實則不僅在感歎詞是如此，即一切比況形容之語詞也一樣有此作用。陳澧「東塾讀書記」根據子思、程子諸人之語，首創「聲象乎意」之說。他以為「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他再舉其例云：「聲象乎意者，以唇舌口氣象之也。」「釋名」云：「天，豫司充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豫司充冀合唇言之；風，汎也，其氣博汎而動物也。青徐言風取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以唇舌口氣象之之說也。「後來劉師培「原字音」篇也有這種理論。他們以聲象乎意之說解釋一切語詞，固然不很妥當；但若用以解釋比況形容之語，則大都適合，因為比況形容之詞本是聲義相關的居多。正因聲義相關，所以有些重言連語，一方面爲狀貌，一方面又近於擬聲。如江總「貞女峽賦」：「樹索索而搖枝」，「索索」是狀戰動貌而也近於樹葉經風的聲音。貫休「陳情獻蜀皇帝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得」所以狀行的樣子而也可說是擬走的聲音。康海「中山狼」雜劇：「卻教俺戰篤篤的魂兒早

不覺滴差跌屑的駭」，「滴差跌屑」形容戰栗貌而也近於戰栗時瑟索之聲。因此，可以窺知昔人用字之妙。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寫灑、灑、涇、涇、鄂、鎬、潦、灑八條水道之混流而下，稱其「赴隘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澎湃，潏弗宓汨，偃側泌瀦，橫流逆折，轉騰激洑。」這一節文連用了好幾個雙唇阻的破裂聲，如「暴」，如「澎湃」，如「澤沸」(音學攷)，如「宓」(音密)，如「偃」，如「泌」(音筆)，如「激」(音激)，這一些字的發聲狀態，都是口程鼻程同時閉塞，阻遏氣流，然後驟然間解除口阻，使氣由口透出，所以纔成爲破裂聲。這正像灑、灑八川之赴隘隘之口，觸穹石，激堆埼，受到阻礙，而成爲一種沸乎暴怒的情形。又如郭璞「江賦」：「圓淵九回以懸騰，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瀉增澆，湧湍疊躍；秋巖鼓作，溯澗漿瀾，灑灑灑灑，潰潰潰潰，湑湑湑湑，瀟瀟瀟瀟，瀟瀟瀟瀟，瀟瀟瀟瀟。」在這一節文中，用了很多不很熟悉的字，所以減少了一般人對於這一節的了解。但是假使明白這些比況形容之語，如「灑灑」即澎湃之轉，「潰潰」即噴薄之異文，而「灑灑」「潰潰」，與「灑灑」之瀾，都是唇音，即可體會到有水流奔騰之象。他如「灑灑」讀若轟環，即泓涵汪漾之轉；「潰潰」讀若穢穢，「洑洑」讀若豁豁，即咄霍微霍之轉；「湑湑」讀若鬱皇，即眩晃或歇豁之轉；「瀟瀟」讀若嗶塊，即惚恍或汪恍之轉；而「灑灑瀾瀾」讀若叔閃審燦，「榮灑」讀若榮營或榮營，以及「灑灑」之清音呼陌反，「榮灑」之榮音胡角反，灑灑之清音許玄反，都是一些喉音或舌根音。於是在這些聲象中雖是形容水流漂疾擊湧之貌，而同時也有電光閃爍之象，所謂「灑灑雷响而電激」者，也可於聲象中求之了。一方面可象水勢相反之貌，一方面可象水波相擊相湧之聲，而一方面再可兼合比喻之義，所謂雷响電激者也可體會出來。這即是聲象乎意的作用，而同時也可看出文人善於運用這些語詞的技巧。

正因聲象義象互有關聯，所以有些語詞，一方面足以狀客觀之事，一方面又足以達主觀之情。如「赴赴」，於聲象中即有雄武之意；如「慌慌」，於聲象中也有亂攘之意；因此，組合起來，成「亂慌慌」，「雄赴赴」諸語，就覺得表達的意象也格外明確。洪昇「長生殿」四十三齣：「怎那硬撐撐銀盆也無尋處」，鄒兌金「空堂話」雜劇：「世間只有那烏沙是硬幫幫的」，「撐撐」「幫幫」，在聲象中也有硬義。明無名氏「金雀記」「玩燈」：「輕拂拂花梢弄影」，孔廣林「女專諸」雜劇：「則被俺必丟正搭的巧言兒將你便鬆鬆鬆鬆」，「拂拂」「鬆鬆」，在聲象中也有輕義。所以「烘烘」「茸茸」都有熱鬧之義，可與熱鬧諸字聯綴爲詞。洪昇「長生殿」十齣：「熱烘烘氣夯胸脯」，沈自徵「簪花髻」雜劇：「暖茸茸軟苔茵着地隨」，康海「中山狼」雜劇：「他鬧茸茸前合後偃射雕坡」。「撲撲」「噴噴」都有氣息之義，也可與氣息之字聯綴爲詞。董解元「西廂」：「氣撲撲走得撥肩的喘」，又「香噴噴地輕揉揉地酥胸如雪」。在這些舉例裏邊，還可說這些重言疊字，本身就有意義，所以一與這些語詞聯綴，就更顯出比況形容的作用。實則有些語詞在字面上根本不表示意義，如「乾剝剝」、「鬧火火」、「烏灑灑」、「光辣辣」諸語，所謂剝剝、火火、灑灑、辣辣，都無意義可言；然而一與乾字、鬧字、烏字、光字相組合，就覺得剝剝真有乾義，火真有鬧義，灑灑真有烏象，辣辣亦合於光象，所以這也是聲象乎意的微妙作用。梁廷柅「曲話」極稱元曲所用疊字之新異，實則都是語詞本身有聲義相兼的關係。

明此關係，於是再可以論昔人之文。昔人稱李清照「聲聲慢」詞連用許多疊字，以爲創意出奇，實則她也不過注意到字音與字義的關係，能運用適合的語詞以從聲音中表現出神思而已。即如她所用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十四疊

(接下第十五面)

國語輕重音之比較

張洵如

——國語發音問題談叢之二——

所謂國語，乃是普通人們隨時所說的語言。國語若要說得活潑自然，非得會用輕聲不可。輕聲是因詞類與語調的關係而變成的聲調，無論陰陽上去哪一調的字，都有輕讀的可能。關於輕聲的讀法，趙元任先生在「新國語留聲機片課本」中說：「在陰平、陽平後讀中音（或略低），聽起來像去聲；在上聲後讀高，這種高聲聽起來像陰平；在去聲後讀低，像一種特別低的去聲。如果輕聲後再接一個輕聲，這第二個輕聲就看第一輕聲字變成像哪一種聲調就如上法變讀。」至於什麼時候用輕聲，什麼時候不用輕聲，趙先生有兩條說明：

A 有規則的例是從文法上可以定得出用不用輕聲。正文中所舉六種例
〔1〕助詞〔2〕詞尾〔3〕方位的補助詞〔4〕方位的後置詞
〔5〕當止詞的代名詞〔6〕重見詞〕是最要緊的幾種用處。但在這些例中，如果遇到特別情形要把某字提出加重，那當然不讀輕聲，比方第〔4〕條，要是說「不在門底下，在門上頭，」那當然上不讀輕聲了。第〔5〕條，要是說「不是叫你來，是叫他來，」那當然他字不讀輕聲了。

B 最要緊最難學的是有些常用的多字詞，不是每字並重而是有重有輕的，比方「地方」當一個名詞講，不能讀如「天圓地方」的「地方」，須得把「方」字讀輕，並且不能像陰平那麼高。但在「對方」這個詞，「方」字又得讀成重音的陰平。這類的區別雖然沒有規則，可是有個原則可以利用。大致說起來，凡是文官詞跟新名詞大都是字字並重，沒有輕聲的。最常見的老資格白話詞裏頭就有一部分字字並

重，有一部分分重輕音，這就得靠隨時留心聽了。（注輕重音的常用詞彙可惜現在還沒有人編過）
教育部頒行的「中華新韻」的簡說中，關於輕聲也有詳盡的說明和舉例，原文是這樣：

國語詞義的分辨，輕聲是一個重要因素。詞類字形字音相同，靠輕聲別義，如「老子」一詞，有「人名或書名」和「父親」兩義，「父親」一義，「子」字必變輕聲。詞類字形不同而字音全相同，口頭上必靠輕聲別義，如「糜子」與「蓮子」，「瞎子」與「蝦子」，「舌頭」與「蛇頭」，前一詞的後一音「子」「頭」二字都要輕聲。詞類是一個，因為「文」「語」的分別，也靠輕聲表示，如「兒子」一詞，文言無輕聲，口語「子」字必變輕聲。文言和語體，歌劇道白和話劇對詞，其不同實在於輕聲變化的有無。至於說國語，無論聲調用標準的或鄉土的，輕聲變化不合規律就說不成話了！外國人學我國語往往顯出這種毛病。

看上文可以知道字形字音相同的詞類，和字形不同而字音相同的詞類，都靠着輕聲來辨別意義，還有詞的文和語的分別，也得靠輕聲來表示，所以要想國語純熟，必須會用輕聲。教育部頒行的「國音常用字彙」，關於輕聲字僅略舉一二，它的說明是這樣：

輕聲字除「的，麼，呢，了……」這一類字以外，有許多詞類，其中音或末音，因語調的關係而變為輕聲者甚多，這是應該另編詞彙來說明的。本書但略舉一二，如「琵琶」的「琶」，「哈喇呢」的「喇」，

「鴨午」的「午」等，聊以示例而已。
 上文所說的詞彙，還沒見出書，趙元任先生又說：「注輕重音的常用詞彙可惜現在還沒有人編過，」所以我不揣淺學，根據多種小說及實地口語，搜集輕聲詞數千條，編成一部「國語輕聲詞輯例」，以供研習國語的參考。

「國語輕聲詞輯例」是分韻編輯的，按「中華新韻」的規定，分為十八韻，每一韻裏，把搜集的輕聲詞按聲排比，分別加註例解，以便應用。其中又可重讀的詞，均註明重讀的意義，以示輕重音之不同。可是這部書還需要增訂，一時不能出版，所以我先把這部分最重要的字形字音相同因輕讀重讀而意義不同的詞類搜集出來，作一個比較，同時把由重變輕的作用分析一下，定出幾個條例來，現在分別舉例說明之。

一 意義簡略化

此類是重讀時意義繁複，輕聲則變簡略，按其來源，又分九類。

1. 原為兩個對等詞的，有名詞、形容詞、副詞、動詞四種，如：

- （上欄是重讀的意思，下欄是輕聲的意思。）
- 筆墨 筆與墨。 指書法或文章。「這個人筆墨不錯。」
- 眉目 眉與目。 略有成就的意思。「我們辦的事有點兒眉目了。」
- 名字 名與號。 「你叫什麼名字呀？」
- 夫妻 夫與妻。 男女二人之關係。「他們兩人是夫妻。」
- 圖書 圖與書。 圖章。
- 年月 年與月。 時代也。「這年月無奇不有。」
- 江湖 江與湖。 闊蕩江湖之人，並有不誠實的意思。「這個人聽他說話有點兒江湖。」
- 兄弟 兄與弟。 弟也。「他是我兄弟。」
- 紙筆 紙與筆。 「不上紙筆」，不足重心的意思。「不上紙

筆的事不必提。」「紙」讀陽平。

針線 針與線。 縫紉工作。「那個女人不會做針線未免太難了。」

尺寸 尺與寸。 長度。「量一量有多大的尺寸。」

分寸 分與寸。 「知分寸」，不猛烈的意思。「即或說也得有個分寸哪。」

仁義 仁與義。 馴順也，老實也。「這孩子纔仁義哪，不給他，他絕不張羅要。」

烟火 烟與火。 「放烟火」即燃放火炮盒子之類。

東西 東與西。 物品。

多少 多與少。 問數量。「每月收入有多少？」

好歹 好與歹。 「這人太不知好歹。」「好」讀陽平。

千萬 千與萬。 務必的意思。「千萬別告訴別人。」

反正 反與正。 無論如何的意思。「反正我得去。」

橫豎 橫與豎。 與反正同。

買賣 買與賣。 「作買賣」，營商也。

是非 是與非。 「這孩子一去就惹是非。」

褒貶 褒獎與懲罰。 指摘也，埋怨也。「管閒事，落褒貶。」

2. 原為省掉介詞之複合詞的：

門道 門間的道路。 作事暗訣。「他一修理就能用了，真有

點兒門道。」

風道 近風的道路。「別站在這風道上。」 謂女人言行不謹

飭也。「這婦人整天價不在家，真風道。」

地道 地下的道路。 好也。「這東西真地道。」真也。「這

東西是地道廣東話。」

神道 神的道術。 謂嬰兒特別精神也。「這小孩兒兩眼真神

道。」

桂花 桂樹之花。 「桂花餡元宵。」

風頭 一看風頭不順，就不出來了。「一出風頭。」

口頭 口頭上說的好。「這瓜口頭不錯。」

土氣 土之氣味。 不文明也，鄉人之神氣。

口氣 口中之氣。「好大的口氣。」
肉頭 吃虧者。「眼睜睜的讓人找便宜，你太肉頭了。」
「這米真好，煮出飯來，挺肉頭。」

火籠 如火之籠。「因熱暈倒也。「又急又熱，都火籠了。」
人情 「託人情。「行人情。」「給是人情，不給是本分。」
鵝眼 鵝之眼。「脚上所生的老繭。」

3. 原為有形容詞之名詞的：

白花 白色之花。「會白花人着哪，人喜歡什麼，他說什麼。」
本事 「電影本事。」能力也。「誰有本事，誰得這個位置。」

大氣 「大氣磅礴。」「大氣之下。」謂人的氣度不小也。
「你看人家多大氣呀。」
大學 最高學府。「書名，「四書」之一。」

大人 高大之人。「稱尊官，成年人。」
大意 大概的意思。「太大意了，所以出了這個錯兒。」
大爺 按排行之尊稱。「稱伯父。」

東家 「東家長，西家短。」商業之出資本者。
女孩兒 男孩兒、女孩兒。女兒也。

姑爺 女婿之尊稱。姑父之義稱。
全科 「全科的人。」「什麼都有，真全科。」

下身 「上身穿……下身穿……」婦女謂私處。
正道 「學點兒專門的纔是正道。」「這個女人態度浪漫，有點兒不正道。」

四海 「四海之內。」同「四和」，週到也。「應酬人挺四海。」

中堂 字畫名。「滿清時稱宰相。」

4. 原為有副詞之動詞的：

大發 「牌發大發」。過也。「餓大發了，倒不敢多吃了。」
難處 「不易相處。」「跟這樣的人實在難處。」「處」讀上聲。

為難之處。「一人有一人的難處。」
好生 謂婦人生產容易也。「頭胎兒有點不好生。」令守規矩也。「好生走，別淘氣。」

先生 「先生了一個小子，後生一個姑娘。」「某某先生」
直流 流不止也。「把手掬的直流血。」謂物之直也。「
犢子沒吃過直流黃瓜。」

早上 「明天的堂會是早上啊，還是晚上哪？」即早晨。
早起 「早睡早起。」同早晨。「早」讀陽平。
晚上 見「早上一例。」夜間。

5. 原為有助詞之動詞的：

是了 「是了也就走了。」「了」讀不音。「那就是了。」
睡着 「我還沒睡着呢。」「着」讀出玄。「你先睡着，我一會兒就睡。」「着」讀出玄。

6. 原為述語的：

包頭 「黃巾是用黃布包頭。」婦女頭上所圍之孝布。又地名。
保人 「我沒有資格保人。」擔保之人。「我作你的保人。」

陪客 「叫姑娘出來陪客。」妓院用語。請客作陪之人。
打點 「一聽打點就是下課了。」預備也。「把應用的東西打點出來。」「打」讀陽平。

打手 「用竹板打手。」幫打架之人。「找幾個打手幫助。」
打「讀陽平。」

牽手 費事也。不順手也。最擅長之本事。「這一門是他的牽手。」

拉手 攜手。器物上之銅件手拉以開啓者。
幹事 工作。「整天價幹事也不覺累。」職務名。

裏腿 「駝絨裏子有點兒裏腿。」軍人及學生纏腿之布。「裏」
讀陽平。

裹脚 纏足。纏足布。
過年 買點兒肉好過年。明年。

管家 「他掙錢，自己花，不管家。」 官戶管事之僕人。
 開路 「開路先鋒。」 武會名。「明天的會有少林開路秧歌
 等等。」

靠背 「背靠背坐着。」 「靠背老生。」舊劇角色名。
 畫眉 描眉。鳥名。

回頭 「一回頭看見有人來了。」 帶餡麵食名。
 下水 從人初次作賊曰下水。 豬五臟。

主事 「家長不在家，沒人主事。」 官名。
 喫食 「小狗才會喫食。」 食物。「有什麼喫食沒有？」

生氣 「真讓人生氣。」 生發之氣象。「看着非常有
 生氣。」

走水 失火也。 帳簿。
 得罪 獲罪。「竟因為不值當的事情得罪人。」

定規 「有定規可循。」 「你結婚定規日子沒有？」
 為難 「你別讓我為難。」 「你這不是為難我麼？」

順序 依次也。「順序而行。」 吉也。「在這兒住着，挺順
 序的。」

在意 「他說的時候我沒在意。」 「新做的衣裳在意點兒穿。」

7. 原為短句的：
 火燒 用火來燒。 點心名。
 心疼 心中疼痛。 憐愛也。「不找人心疼」。

8. 原為兩個同意的字組成之複合詞的：

變化 「變化無窮。」 「看看有什麼變化沒有？」
 發散 「發散給大家。」 「把寒火發散發散就好了。」「發」讀陽
 平。

脫卸 「脫卸責任。」 布脫線也。「脫」讀上聲。
 拉扯 「拉扯不斷。」 牽引也。「你又拉扯上他幹什麼？」

又扶着也。「拉扯孩子不容易。」

開發 「開發礦產。」分別付錢也。「把錢都開發了。」
 禍害 「禍害不小。」 精緻物品也。

追趕 「追趕不上。」 忙迫也。「把我追趕的臉都沒洗。」
 抽打 「用藤鞭抽打不止。」 以彈性藤棍敲擊也。以布揮抽
 揮灰土也。又哭泣之聲。

出產 「茶絲是中國的重要出產。」 「都出產什麼？」
 平安 「一路平安。」 「那個地方兒平安不平安？」

老實 「你真是老九的兄弟老實。」 謂人不狡黠也。
 輕快 「乍換便鞋，腳底下覺着非常輕快。」 勿價高也。「你
 要打算賣，價錢輕快着點兒。」「輕」讀陽平。

香甜 香而且甜。 美滿也。「這親戚走着也不香甜了。」
 自己 「你自己得拿點兒主意。」 近人也。「咱們都是自己。」

9. 原為狀聲詞的：

吧唧 「吧唧一下子掉地下了。」 「吃東西別吧唧嘴。」
 咕唧 「咕唧擠出一兜膿來。」 低語也。「你們兩人咕唧什
 麼哪？」

吭噠 「吭噠擤出一攤黃鼻涕。」 喉間有阻礙之聲，或剛兒
 童的低泣。

嘩喇 「嘩喇一聲，傢伙全碎了。」 謂事物破壞也。「一師
 人誰人給打嘩喇了。」

一一 詞性的變化

此類大部分是重讀用作名詞，輕聲則變為動詞、形容詞或副
 詞，另有專名詞變為普通名詞和動詞變為名詞的，那都是特例。

試看以下各例：

1. 名詞變動詞的：
 練習 「作練習。」 「練習什麼有什麼。」
 演習 「作一種實地演習。」 「演習演習就熟了。」

通知 「你接到通知再去。」 「有消息請你通知我一聲兒。」
 過繼 「他是過繼。」 「把他過繼給你得了。」

(上舉各例雖然原是動詞，重讀的時候，則用作名詞。)

2. 名詞變形容詞或副詞的：
 自然 教科書名。「態度非常自然。」

自由 「爭取自由。」 → 整天價不作事，多麼自由哇。」
資本 「做買賣須有大資本。」 儉省也。「人家吃穿全不講究，真資本。」「資」讀陽平。

3. 專名詞變普通名詞的：

老子 人名和書名。 父親。
莊子 人名和書名。 布名。村莊。
小朋友 書名。 年輕的朋友。

4. 動詞變名詞的：

不是 「是不是？」 「你給他賠個不是就好了。」「不」讀陽平。

三 語氣的變化

此類有的在語首讀輕聲，有的在語尾讀輕聲，有的看上文的意而分別輕重。看下面的例子：

1. 在語首讀輕聲的：（在語尾重讀）

彷彿 「這兩樣有點彷彿。」 「彷彿是在那兒見過似的。」
當然 「那是當然。」 「當然得這麼辦。」
串通 「一氣串通。」 「都讓他給串通壞了。」
就是 答應照辦「就是。」 「就是那天來的那個人。」

2. 在語尾讀輕聲的：（在語首重讀）

（接上第十面）
字中，以齒上音佔大多數，就可知此詞連之妙，全在這些聲母相近的字聯在一起，於是讀來也覺聲情中所表現的兼有悽清慘戚之感而已。我們再看「幽風」「鷓鴣」一詩：「子羽譙譙，子尾翹翹，子室翹翹，風雨所飄搖，子唯音嘒嘒。」這幾句所用的重言連語，其聲義也相近。「毛傳」於譙譙訓殺，翹翹訓危，嘒嘒訓懼，都與連語「飄搖」之聲義相近。此類聲義相同或

分別 「分別敘說。」 「這兩樣沒什麼分別。」
可以 「可以派人去一趟。」 答應照辦「可以。」
氣味 「氣味相投。」 「這東西有點兒氣味。」
之 「之乎者也。」 「總而言之。」

3. 看上文的意而分別輕重的：

請你 「不請他，請你。」 「他不請你，我請你。」
給我 「別給他，給我。」 「你不給我，我可要自己拿了。」
「給」讀陽平。

打他 「不打你，打他。」 「他再鬧，你就打他。」
沒有 「有不有哇？沒有。」 「你去過沒有？沒有。」

根據上面的分析，計共三類：（一）意義簡略化；（二）詞性的變化；（三）語氣的變化。

看所舉的詞類，以屬第一類的為最多，這一類也是由重變輕最重要的一個條例，其中的詞多半是由具體而抽象化。第二類用處很少，除去所舉各詞以外，不易找到更多的例子。第三類也很重要，除已舉的例子以外，還有單個字分輕重的，如方位的後置詞「上」、「下」和當止詞的代名詞「我」、「你」、「他」之類，得看語意的重點是什麼，來定規這個字的輕重音，這得靠隨時留心聽說話的情形，纔能分得出來。（完）

相近的字連綴一起，自然誦讀時也覺有「子唯音嘒嘒」的情形了。劉師培「正名隅論」謂「侯類、幽類、宵類」字均含詰屈捲束之義，而此詩所用，卻正是這些含有曲義的字。

綜上所言，則是本於擬聲與感聲的語詞，其本身即具有一種聲音美，所以中國文辭只須巧為運用這些語詞，自然容易顯出聲象與聲情之美，而同時也容易顯出音節之美。（完）

國語之大小主詞(續)

張其春

六 特殊關係

大小主詞關係複雜，詩句用之，不但簡鍊典雅，且可曲盡奧妙，此實國語法之特色，應加以闡發也。杜甫「水檻遺心」云：「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A gentle shower, and the little fish come up to the surface;

A little breeze, and the swallows are darting with slanting wings.

——More Pathos than Humour.

「細雨」與「魚兒」，「微風」與「燕子」，一經詩人指點，顯有微妙之關係，今用大小主詞加以說明，似可迎刃而解。譯文加一 and，即成 Queen's English 矣。按 and 作「那麼」解，表示條件與結果也。

李煜「長相思」云：「相思楓葉丹。」

此句寥寥數字，曲繪兒女之情，可傳千古也。就語法言，「相思」可以名動兩用，此處作大主詞，自為名詞。茲引謝靈運「晚出西射堂」：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二句，以為旁證。李德蘭嘗將前句譯為：

My lingering thoughts have reddened the maple leaves.
——50 Poems from the Chinese.

似與余之見解相同。以下諸例，其大小主詞亦有特殊關係：

1 喬木風強。

Tall trees catch much wind.

2 滄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落蕊。(白香山「琵琶行」)

(1) By night, beside the river, underneath

The flower-like maple leaves that bloom alone

In autumn's silent revels of decay,

We said farewell.

——Cramer-Byng 著 A Lute of Jade, p. 76.

(2) The other night I went down to the riverside.

To bid my friends farewell.

Maples and rushes all around,

Enchant-d by Autumn's ghostly spell.

——The Four Seasons of Tang Poetry.

3 碎琉璃，瓦片多，爛詩、腐書也。此句在「琵琶行」(河江甫)

The porcelain tiles are scattered like bits of shattered

glass;

The crossbars of lattice windows are piled up like

broken jades.

——Teresa Li 著 Poems from the Chinese.

「山高水長」複句也，但用於「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港仲港「嚴先生祠記」)，則為 compound clause-predicate 矣。就義義言，應作「高如山，長如水」解。此與英語 mountain high,

stone still, bolt upright (畢挺)、skin deep (膚淺) 等之措辭，正相吻合。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云：

驚才風逸，壯志厲高。

山川無極，情理實勞。

林文慶譯之如不...

He'd spirit and ambition sky high, yet coy, with wits wondrously keen.

As the hills and streams endless seem, so stressing love and reason he'd been.

—The Li Sao, p. 6.

又如杜甫詩云...

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

My gray hairs are as confused as threads of silk;

My new poems are smoother than a piece of brocade.

—芙蓉集 A Polypourri

— 國 語 之 大 小 主 詞 —

所謂「絲難理」，如絲之難理也，英譯極為明晰。以下諸成語，用法相同：

雲集 to gather in crowds; to swarm; to throng.

風靡 to overwhelm; to dominate, to sweep; to carry all.

煙消雲散 to vanish like smoke.

林立 to stand close together; to bristle.

鼎立 to stand in trio; to take a triangular position, to be in a three-cornered contest.

瓜分 to divide among, to cut up; to dismember.

瓦解 to collapse; to break up; to fall asunder.

粉碎 to smash; to break to pieces

蠶食 to nibble; to encroach upon.

牛飲 to drink like a fish.

蜂擁 to swarm; to throng; to rise against.

鼠竄 to flee helter-skelter; to scamper off like a rat.

龜裂 to be cracked; to split; to fissure; to fracture.

雀躍 to dance (leap) for joy.

雁行 to go side by side.

狐疑 to doubt, to be hesitant.

豹變 to change suddenly; to change front; to turn one's coat.

兔脫 to escape; to have a narrow escape.

雞姦 to commit sodomy.

魚貫而入 to enter in a line; to queue up.

犬牙交錯 to be closely dovetailed.

「狼吞」與英語之 wolf down 不謀而合。下二例見於「英漢複範字典」：

to have a wolf in the stomach, 狼吞虎嚥。

They ate with the appetite of a wolf. 彼等狼吞虎嚥。可以等量齊觀。但「鬼混」二字，決非認真負責之英國人所能了解，惟 muddle through 一語，庶幾近之。此類小主詞，用作比喻，仍不失為特殊關係也。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有云...

你的評閱，我們是佩服的。

此乃大小主詞之一特例，意謂「對於你的評閱，我們是佩服的，」添字後固合於邏輯，但氣弱音微，不足以動聽；試與英譯比較之：

Your remark commands our admiration.

文言中常有「……之爲……也」一類措詞，如歐陽修「秋聲賦」云...

賦」云...

豐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雲數。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
寒凜冽，乾人肌膚；其意蕭條，山川寂寥。

For as to Autumn's form, her colours are mourn-
ful and pale. Mists scatter and clouds withdraw.
Her aspect is clean and bright. The sky is high and
the sunlight clear as crystal. Her breath is shivering
and raw, pricking men's skin and bones; her thoughts
are desolate, bring emptiness and silence to the
rivers and hills.

—Waley's *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141

「夫秋之爲狀也」，係難句作大主詞之用。難句者，句之難形
也，可譯爲 contracted clause，當另文詳述之。但下列中，難
句用作小主詞。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其待人也輕，以約。（韓愈「原道」）

The perfect men of old were unsparing in
censure of their own faults, but gentle in dealing
with the shortcoming of others.

——同前 p 121.

七 參證

大小主詞，爲國語之一特徵，已如上述。小主詞有從屬關係
者，英語以副詞或 adverbial phrase 表達之，茲錄英文漢譯，
以供參證。

林語堂著「開明英文文法」頁20譯 'physically and spir-
itually unclean' 爲「心邪形穢」，又譯 'attractive in appearance
and intelligent in mind' 爲「秀外慧中」。

下列諸例，採自「英漢模範字典」：
extravagant in dress, 衣服奢華。

extravagant in one's way of living, 生活奢侈。
limited in number, 數目有限。

peevish by nature, 生性乖戾。

to be blind of one eye, 一目失明。

to advance in civilization, 文明進步。

He is shabbily dressed. 被衣服整禮。

He is timid of disposition. 其人性情怯懦。

該字典將 'extravagant in conduct' 與 'act extravagantly' 同譯爲「行爲放肆」，殊可耐味也。以下諸例採自「綜合英漢大辭典」：

辭典」：

superior in point of quality, 品質上等。

to be dull (slow) of comprehension, 愚性不好。

She is profuse of her smiles. 笑靨百出。嬌態橫生。

A watermelon is green without and red within. 西瓜

外青內赤。

茲更自名著中取例爲證：

1. Now John himself had 'his raiment of camel's
hair, and a leathern girdle about his loins; and his
food was locusts and wild honey.

——St Matthew 3 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喫的是蝗蟲野蜜。（「新約
「馬太福音」）

2 Even so ye also outwardly appear righteous unto
men, but inwardly ye are full of hypocrisy and
iniquity.

——St Matthew 23: 28

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卻裝滿了假法和不法
的事。（「馬太福音」）

3. And the child grew, and waxed strong in spirit.

—— *St. Luke 1 80*

那孩子漸漸長大，心靈強健。(「路加福音」)

4. Now there were six waterpots of stone set, there after the Jews' manner of purifying, containing two or three firkins apiece.

—— *St. John 2 : 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約翰福音」)

5. He that is bathed needeth not save to wash his feet, but is clean every whit.

—— *St. John 13 : 10.*

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腳一洗，全身就乾淨了。(「約翰」)

6. For I verily, being absent in body but present in spirit, have already, as though I were present, judged him that hath so wrought this thing.

—— *I Corinthians 5 : 3*

我身子雖不在你們那裏，心卻在你們那裏，好像我親自與你們同在，已經判斷了行這事的人。(「哥林多前書」)

7.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ies! 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 *Hamlet, II ii 315 ff.*

(A) 這人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理知多麼高尚！能力多麼無限！在外形與行動上多麼敏捷而可羨！行舉多麼像天使！理解多麼像上帝！世界之瑰奇！萬物之精英。(「青島風譯」漢姆萊特「頁96,97」)
(B) 夫人何尊！理性何貴！智能何堪！容止何溫雅！動作何神

明！覺悟何高貴！天地之美也！操觚之靈也！(「翻譯」天仇龍「頁50」)
adverbial phrase 在英語中極發達，試舉例與法語比較之...

Elle fut simple, ne pouvant être parée.

—— *Guy de Maupassant, La Parure*

She was simple in her dress because she could not be elaborate.

—— *The Necklace.*

英譯 simple in dress、措辭與原文稍異，意謂「服飾樸素」也。下列諸例，adverbial phrase 昇格而為主詞矣...

1. And Jesus advanced in wisdom and stature, and in favour with God and men.

—— *St. Luke 2 52*

耶穌的智慧和身量，並上帝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路加福音」)

2. and he sought to see Jesus who he was; and could not for the crowd, because he was little of stature.

—— *St. Luke 19. 3.*

他要看看耶穌是怎樣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見。(「路加」)

此外特例尚多，茲略舉數例，藉見一斑...

to arrive at puberty, 春情發動。

to go off into ecstasies, 神氣飛越。

to be baffled in one's design, 計畫失敗。

(同上「綜合英漢大辭典」)

to gain in strength, 力量增加。

having a large belly, 大腹便便。

The girl has a graceful figure, 此女子姿態秀美。

The beggar has a forbidding look, 此丐面目可憎。

Are you quite strong again? 汝身體復元否。

He is in health. 彼身體康健。

He alternates between hope and despair. 彼憂喜交集。

(以上「英漢模範字典」)

「模範字典」stomach 條、將 My stomach aches; I have a stomach ache 與 I have a pain in the stomach、而譯之爲「我腹痛」、實允我而言矣。

八 餘論

大主詞有省略者、如「西廂記」第四齣云：

外兒風流、青春年少；內兒聰明、冠世才學。

In appearance he looks gallant, being in the prime of his youth;

In nature he must be clever, with a knowledge unequalled in this world.

——The Western Chamber, p. 45

此鶯鶯贊張生之辭也，而不明指其人，極爲得體；然英譯須加 is 字，否則不知所指，蓋英人之聯想，不如國人之敏捷，可以語法上證明者也。

「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Legge 譯爲：

By nature, men are nearly alike, by practice they get to be wide apart.

——Confucian Analects.

文中加「men」。試與「荀子」所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及 Giles 之譯文：

By nature, man is evil. If a man is good, that is an artificial result.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p. 51.

比較讀之，興味盎然。

本文新造 clause-predicate 一語、總稱小主詞與其述詞，以其具 clause 之形式而作 predicate 之用也。更舉數例，以實吾說：

1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道德經」七十四章)

Therefore, the Sage does his work without setting any store by it, accomplishes his task without dwelling upon it.

——Lao-tsu's The TAO and His Virtue.

按此句「功成」與「不處」同爲 predicate。

2 問余何事，樵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李中「山中隱居」)

(1) Why do I live among the green mountains? I laugh and answer not, my soul is serene.

——Li Po, the Chinese Poet, p. 73

(2) You ask what my soul does away in the sky, I inwardly smile but I cannot reply.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Verse, p. 91

按「笑而不答」與「心自閑」同爲 predicate。

3 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尾。(蘇軾「韓幹馬十四匹」)

The hindmost he's a dragon among horses, Nor whinnies nor moves but smashes the wind with his tail.

——Nine Poems of Su Tung-p'o

此種 clause-predicate 與他詞連結、關係益明、如「阿Q正傳」中：

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
After this lapping, his heart felt consoled and his temper assuaged.

——梁士敦譯 The True Story of Ah Q, p. 17.

所謂「心平氣和起來」、直作動詞活用矣。

大小主詞置於動詞之後，則成大小受詞(major and minor

objects)：如杜甫「蜀相」云：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英雄」爲大受詞，「淚」爲小受詞，「滿襟」可稱爲 Complement。如此措辭，英語殆不可能，Fletcher之譯文可以反證也。

Just when his army was winning, falling a victim to Fate,

Drip to his memory heroes' tears on their breasts like rain.

—More Gems of Chinese Poetry, p. 100.

又如吳芳吉「婉容詞」：

看他鬚髮蓬蓬，杖履冉冉，玉露凝華住。

See his flowing beard, and stick in hand?

In the darkness he does wait for me.

—A Verse on Yuan Yan, p. 20

國語之小主詞，有轉爲副詞之傾向，而漸與英語相接近，試

觀下二例：

1. 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三國志」第85回)

Then Yuan-tê saw coming toward him a man rather below medium height with a refined face. He wore a head-wrap and a long crane-white gown. He moved with much dignity as though he was rather more than mortal.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 賈政……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擡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氅的斗篷，向寶政倒身下拜。(「紅樓夢」第120回)

In the evening he sat in the cabin of the canal boat to compose a letter to the family. He looked

reflectively out into the moonlight when he began to write about Pao-Yu and suddenly perceived someone with bare head and feet standing at the bow, his flaming red cape contrasting sharply against the snow-covered bank of the canal. The man knelt facing him and kowtowed four time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按「船頭上」之「上」，與本文無關。所可比較者，係「身披鶴氅」與「身上披着……」二句。身上爲 adverbial phrase，形容「披着」，然身披之身，則爲小受詞。「上」字現應用極廣。上節曾引莎翁名著 Hamlet，其中“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云云，邵挺譯爲「容止何瀟灑」而曹未風譯爲「在外形與行動上多麼敏捷而可羨」。林著「開明英文文法」於此亦有提及，頁20有云：

But the sense of aspect (方面) is rather new: it is now expressed in modern Chinese with the particles 上 and 下. For instance, we speak of the inequality of the sexes, but we may ask in what respect are they unequal physically, mentally legally, or economically? This is now expressed in Chinese by 體力上、智力上、法律上、經濟上的不平等。

按「體力」云云係自小主詞一變而爲副詞，再變而爲形容詞矣。爲比較計，再舉文言示例：

1 風光明媚。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按此爲整句。

2 其地風光明媚。

The place is remarkable for scenic beauty.

按「風光明媚」用作 clause-predicate.

- 3. 風光明媚之地。a spot of scenic beauty.
- 按「風光明媚」作修飾詞。
- 4. 明媚之風光。

scenery of surpassing beauty; an enchanting view.

第3例以 clause-predicate 作 modifier，實英語之所未有。茲舉英文漢譯以為反證：

- 1. neuralgic, 神經痛的。
- 2. choppy, 波濤洶湧的。
- 3. inveterate, 根深蒂固的。
- 4. a thickly-peopled country, 人煙稠密之國。
- 5. a hard-featured man, 面貌嚴峻之人。
- 6. a man of setish habits, 習性好酒之人。
- 7. a man stricken in years, 年邁之人。
- 8. an essay full of striking thoughts, 滿篇思想奇特之論文。
(以上譯自「英漢辭典」)
- 9. Ye stiffnecked and uncircumcised in heart and ears, ye do always resist the Holy Ghost: as your fathers did, so do ye.
——Acts 7:5t.

你們這硬着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使徒行傳」）

- 10. And at Lystra there sat a certain man, impotent in his feet, a cripple from his mother's womb, who never had walked.
——Acts 14:8.

路司得城裏，坐着一個兩脚無力的人，生來是瘸腿的，從來沒有走過。（「使徒行傳」）

英人所謂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y，通稱「機會均等主義」，倘硬譯為「平等的機會的主義」，即不合國語習慣。又

如 a man of broad vision，可譯為「識見高邁之士」，亦屬此類。大主詞與心理主詞不同，不可不辯。譬如韓愈「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為牛；羆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所謂角者、羆者、犬豕豺狼麋鹿，均為心理主詞。此亦余所杜撰之名詞，英文可譯為“psycho-subject”，俟另文研討之。

綜上以觀，大小主詞在國語法實有其特殊之地位；區區此文，聊以闡發幽微云爾。茲復自國學名著，摘錄同類例句，以供讀者之分析焉。

- 1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繫辭」）
- 2 知我者謂我心憂。（「詩經」「黍離」）
- 3 鄒忌修八尺有餘，身體昳麗。（「戰國策」「齊策」）
- 4 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前漢書」「外戚傳」）
- 5 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王維「別綉川詩」）
- 6 蒼苔濁酒林中醉，碧水春風野外昏。（杜甫「漫興」）
- 7 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嚴維「酬劉員外見寄」）
- 8 西塞雲山遠，東風道路長。（皇甫曾「送王司直」）
- 9 雀聲花外暝，客思柳邊春。（溫庭筠「江岸」）
- 10 願歸農者十九。（韓愈「平淮西碑」）
- 11 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歐陽修「瀛州所表」）
- 12 兒女大者攀次，小者抱乳。（歸有光「先妣事略」）
- 13 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裏「不及」的。（「紅樓夢」第2回）
- 14 衆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紅樓夢」第3回）
- 15 若得罪了我金剛倪二的街鄰，管教他人離家散。（「紅樓夢」第24回）
- 16 唐敖躲在船艙中，這纜佩服多九公眼力不錯。（「鏡花緣」第39回）
- 17 自後不得挾帶鴉片，違者：船貨沒官，人即正法。（林則徐）
- 18 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縮，將轉者先諾。（「馬氏文通」）
- 19 從此反臉不理我，不知何故令我神經衰弱。（魯迅「我的失眠」）

(完)

「之」字似不宜為連詞說

趙準符

讀完「國文月刊」第五十期內所載田葆璞先生「之字宜為連詞說」一文後，覺得不無討論的餘地。

田先生認為「之」字是可用以連接句子的，它可以連包孕的句子，也可以連主從的句子。連接的方法是「之」字要安在子句或從句的主詞和謂詞之間。」例如：

一、連接包孕句者：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賈誼「論積貯疏」）

「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蘇軾「前赤壁賦」）

二、連接主從句者：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韓愈「送孟東野序」）

「一室之不治，何以國家天下為？」（劉蓉「習慣說」）

我對於國文文法，並無專門的學習，只不過有些業餘的興趣而已，所見也許十分幼稚。我以為一個連接句與句的連詞，不放在句與句之間，而放在子句或從句的主語謂語之間，實在有點勉強，建立這種說法也頗費解。

葉聖陶先生在「讀五代史伶官傳敘」（「中學生」一八三期）一文中，解釋「晉王之將終也」一類句式，採用呂叔湘先生「文言虛字」的說法，說：「『晉王將終』本來具備獨立成句的資格，現在包含在別的句子裏面，可暫時失去了這個資格。加用個「之」字，就是在形式上確定牠的地位，我們見了「……之……」的形式，就知道那不是獨立的句子……」這說法比較田葆璞先生的說法容易了解了，不過我覺得還有再進一步求一簡明的說法的必要。（呂叔湘先生「文言虛字」一書尚未拜讀，田葆璞先生引呂著內「之」字有詞結化為詞組之說，惜不知其詳。）以我看來，這種「之」

字的用法，還在前置詞範圍內，「之」是一個領攝前置詞，示所領，正如口語裏的「的」或「底」是一樣的。「之」字下的動詞，應該解釋作動名詞（英文法裏的 gerund），田先生所說的子句從句，實際只是動名詞造成的名詞短語，它可以做一句的主語，如「漢之為漢」；可以做動名詞的受詞，如「竹樓之易朽」；也可以省略前置詞做成副詞性的短語形容動詞，如「周之衰」是「方周之衰」之省略。

如果我的說法是可通的話，我覺着此處倒是應該注意，中國文法裏動詞變做動名詞的用法，把動詞變為動名詞而冠以名詞的所有格即加用個「之」字，可以化子句或從句為短語，緊湊有力。如「豈懼竹樓之易朽乎」一句話可有：一、「豈懼竹樓易朽乎？」（這纔是包孕句，「竹樓易朽」是子句。）二、「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竹樓之易朽」是短語，「朽」是動名詞，「易」是副詞，「竹樓之」是名詞所有格。）兩種句法，而第二種念起來的是更生動的。

附帶地把「其」字做子句的主詞時，省掉「之」字的理由，也補充一下，我以為這個「其」字等於「彼之」二字。

「余嘉其能行古道」（韓愈「師說」）。就是「余嘉彼之能行古道」。「行」還是動名詞，「其能行古道」是短語，做動詞「嘉」字的受詞。

至於像「魏之承漢也」一類句子的「也」，一方面是要使文氣舒緩，在動名詞短語後以「也」字，同時也還有成為副詞短語的標幟的作用。

像梁啟超的「納爾遜軼事」上的「豈不以名譽心之旁薄於中

而宜洩於外乎？」我以為這更足證明我的說法，「旁薄」和「宜洩」都是由動詞變來的動名詞，做爲「豈不以」的受詞而使用的。「名譽心之」四字作爲它們的領格，「於中」「於外」都是形容動名詞之副詞。這句話同「夫子之文章」比較起來，「名譽心之」的文法關係和「夫子之」的相同，不過「旁薄」「宜洩」是動名詞，「文章」是名詞罷了，「之」都是前置詞，表示領攝關係是相同的。而前舉若干例的「之」字與此實同，並不是什麼連句的「之」字。

和英文比較一下，也未嘗不可。在用動名詞使子句縮短做短語的時候，這子句的主語變作所有格，而成爲動名詞的意義上的主詞 (sense subject)，這種造句法稱作動名詞造句法。如 A man's making money is no proof of his merits. 可以譯做：「人」的「賺錢」不足以證明他的偉大。「以文言譯之：「人」之「致富」，不足以證其仁。」

誠然，在中文不必有是法，但也不一定必無是法，文法是解釋語言文字的，以實用自然爲宜。

我的說法，對於一切田先生所謂「安在主詞和謂詞的中間」的「之」字，都可以說通，它是一個前置詞，其前的名詞是所有格，其後的動詞是動名詞，合起來是一個名詞短語，可以當主詞用，也可以當動詞的受詞用，也可以當前置詞（往往省略）的受詞用作成副詞性的短語。口語裏此種用法亦不稀罕，如：

「蔣主席領導抗戰，獲得勝利，正若華盛頓的贏得獨立戰爭。」（「國文月刊」第五十期當代文選引「大公報」社評「爲蔣主席壽」）

此「華盛頓的」「的」正如「曹孟德之困於周郎」之「之」是同樣的。

再如：

「……而趙樹理先生的「這種技巧的獲得，我想也別無祕密」就是因爲他生活在人民中，工作在人民中，而且是向人民學習……」（「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

其中「獲得」本爲動詞，現在用作動名詞用，而冠以「趙樹理先生的」作爲所有格，構成一個短語，作爲「就是因爲……」的主詞。倘使譯成文言，就成了「趙樹理先生之獲得此種技巧，余以爲亦別無祕密，唯在善與民同，兼以民爲師而已矣。」

「之」「的」這種用法，還常伴用一個「所」或「所以」在下面，如：

一、「我的所愛在山腰，想去尋她山太高。」（魯迅詩）

二、「正如我們之所言，意思的表示並不是必得有語法的成分。」（高名凱「動詞之態」）

三、「時間觀念，如上之所言，必固有現在過去將來三階段。」（高名凱「動詞之態」）

在先秦諸子及漢人的文章裏尤多此種用法。例如：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告子」上）

「告子」上）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梁惠王」上）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孟子」「梁惠王」上）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孟子」「公孫丑」上）

「不以堯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

「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孟子」「公孫丑」下）

「吾耳之所欲聽，吾目之所欲視，吾鼻之所欲向，吾口之所欲言，吾體之所欲安，吾意之所欲行。」（「列子」「楊朱」）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閉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所視，謂之閉明。」（「列子」「楊朱」）

「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更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墨子論貴賤疏」）

如上所說，「之」字之宜爲連詞說，實不無可疑。

於太原新城街道山中學校

韓愈與唐代小說

陳寅恪撰
程會昌譯

寅恪世文此篇爲研究李唐文學之一重要文獻。原稿係以中文撰作，由 J. R. Ware 博士譯成英文，發表於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之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亞細亞學報) 第一卷第一期。距今逾十年矣。原稿在國內迄未刊布，故承學之士鮮得見者。茲加重譯，以實本刊。Ware 博士於吾華文學，所知似不甚深，故英譯頗有疏失，行文亦間或費解。如「涉開梓舊」，本清蔣光煦所刻叢書之名，乃譯作 She-Wan Edition of An Old Copy，可見其一斑矣。今悉隨文改正，不更標舉。其附注原列每葉下方者，茲改爲子注，遂入正文，所標引書葉數，亦從省略。皆準寅丈平日行文之例也。譯成，承友人金克木先生校正，謹此致謝。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四部叢刊影元本) 卷十四有「答張籍書」、「重答張籍書」二通。(籍，「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有傳，「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附「韓愈傳」。) 來書二通，亦載同卷。籍第一書有云：

比見執事多向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

愈答其咎責曰：

吾子又譏吾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

籍第二書云：

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

愈更答曰：

駁雜之說，前齊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見「論語」「陽貨」篇。)(「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詩

經」「衛風」「淇奥」篇。)(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禮記」「雜記」篇下。)(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考趙彥衛「雲麓漫鈔」(「涉開梓舊」本。)(卷八云：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於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小說家類，存目二。)(「傳奇」(「新唐書」卷五十九載裴頠「傳奇」三卷。)(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

案：籍書所云「駁雜」之義，殊不明清。未審其所指係屬於一、文體，二、作意抑三、本事之性質。若所指爲第一點，則如趙彥衛所說，唐代小說，一篇之中，雜有詩歌、散文諸體，可稱「駁雜」無疑。若所指爲第二點，則唐代小說家之思想理論實深受佛道兩教之影響，自文士如韓愈之觀點言之，此類體製亦得蒙「駁雜」之名。若就第三點言，則唐代小說之所取材，實包含大量神鬼故事與夫人世所罕之異聞。此固應得「駁雜」及「無實」之諺也。

總之，設韓愈所好「駁雜無實之說」非如「幽怪錄」、「傳奇」之類，此外亦更無可指實。雖籍致愈書時，愈尙未撰「毛穎傳」，(參「五百家注音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四「答張籍書」樊氏注。「毛穎傳」見「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而由書中陳述，固知愈於小說，先有深嗜。後來「毛穎傳」之撰作，實基於早日之偏好。此蓋以「古文」爲小說之一種嘗試，茲體則彼所習用以表揚巨人長德之休烈者也。李肇「國史補」(「津逮秘書」本。)(卷下「韓沈良史才」條云：

沈既濟撰「枕中記」，(既濟，「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及「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有傳。)(「枕中記」見「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三及「太平廣記」卷八十二。)(「莊子」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

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增廣注釋音辨齊神先生集」卷二十一，「四部叢刊」影元本。)云：

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何乎？而併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史記」卷一百二十六。)皆取事有益於世者也。

趙彥衡所謂「可見史才議論」，與李肇及柳宗元皆以「毛穎傳」與「史記」並論，殊有會通之處也。

裴度「與李翱書」(度，「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及「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三有傳。翱，「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及「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七有傳。書見明本「文苑英華」卷六百八十四及「四部叢刊」影嘉靖本「唐文粹」卷八十四。)云：

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聞諸僑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

「舊唐書」(岑本。)卷一百六十六「韓愈傳」云：

時有特才肆意，亦有整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此句附本皆同，據「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新唐書」卷二百三，及「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諱辨」，「晉」下當補「蕭」字。)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訛謬者。

(接下第二十七面)

開成五年，李德裕年五十四，飛卿約二十四五，二人年齡相約為三十年。「舊唐書」李德裕傳：「元和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德裕掌書記。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是數年中，德裕在太原，時年三十餘。而飛卿籍隸太原，(見「舊唐書」文苑傳「本傳」。「新唐書」漢大雅傳「言并州人，實則太原、并州即是一地，唐代初年與中葉命名不同而已。又為名公之後。」「新書」謂係唐博陵，而清人趙紹祖「新舊唐書互證」卷十一則謂「世系表」及「舊唐書」均未言，顯置疑。惟「世系表」漏載人甚多，且有二書相互抵牾者，實未足深據，而飛卿詩中及自注屢言德裕之裔。飛卿上距德裕不過二百年，溫氏又係望族，飛卿必不容妄攀巨公，以自誣其祖也。)溫、李二族，定屬通家。晉齡拜

「國史補」卷下「敘時文所向」條云：

元和以後，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大抵元和之風尚怪也。

裴度所謂「以文為戲」，與夫「舊唐書」之所指陳，皆學人基於傳統雅正之文體，以評論韓愈者。在當時社會中，此非正統而甚流行之文體——小說始終存在之事實，彼輩固忽視之也。「諱辨」問題，非本文範圍，姑不置論。「羅池廟碑」(「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一。)則顯涵深義。其中多有神怪之談，此固可能緣於作者早歲好奇，遂於南人不經之依託，有所偏愛。若取「子不語：怪、力、亂、神」之言，(「論語」述而篇。)文士所奉為科律者，以繩之，則於李肇「尚怪」之評，自以為然矣。顧就文學技巧觀點論之，則「羅池廟碑」與「毛穎傳」實「韓集」中最佳作品。不得以其鄰於小說家之無實，而肆譏彈也。

貞元、(七八五—八〇五)元和(八〇六—八二〇)為「古文」之黃金時代，亦為小說之黃金時代。「韓集」中頗多類似小說之作。「石鼎聯句詩并序」(「昌黎先生文集」卷二十一。)及「毛穎傳」皆其最佳例證。前者尤可云文備衆體，蓋同時史才、詩筆、議論俱見也。要之，韓愈實與唐代小說之傳播具有密切關係。今之治中國文學史者，安可不於此留意乎？(完)

謂，或係記在太原時之事。二人年齡相懸且三十歲，則緒綰、山濤之喻，自甚切合。如此，本詩首四句即無問題；而「婚乏阮修錢」及「懷橘」之事亦可解通矣。

復按德裕曾三官西浙觀察使，「漢書」地理志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則西浙固可稱百粵，而與「冰清臨百粵」之語合矣。會分同東都，即所謂「風靡化三川」也。(「箋注」以三川為河南，說固可通；但唐代，蜀地亦可稱三川，而德裕則曾鎮西川，且有政績。)又會為滑州刺史及淮南節度使，即本詩所謂「梁園」「淮人」也。與德裕官跡正合。總之，詩題中之李僕射，若指李蔚，則無一是處；若指德裕，則處處應合。前人偶誤，致礙飛卿事跡之考證，故不憚辭費，辨正於上。(完)

溫庭筠「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詩舊注辨誤 顧學頤

按「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詩，與溫飛卿事蹟及生平頗有關係，而顧嗣立氏「溫飛卿集箋注」(此詩在「箋注」本卷六)誤以李僕射為李蔚，遂與詩中所敘情景扞格難通。今辨正其誤於次。

嗣立以李蔚曾檢校右僕射，並為淮南節度使，遂以詩題中之李僕射為李蔚。其誤有三：

(一)與本詩自注不合。本詩「空愧鹿鳴篇」句下，自注云：「余嘗忝京兆薦，名居其副。」按飛卿為京兆薦名，在開成四年，(見「溫集箋注」本卷六。「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因書懷奉寄」一百韻詩，自注云：「余去秋試京兆，名居其副。」)而本詩「漳濱病未痊」句下自注云：「二年，抱疾不赴鄉薦賦有司。」據此兩自注，可知本詩必作於開成之時，而在京兆薦名之後。蓋先抱疾，後薦名，然後作本詩。是則「二年」二字，必指開成二年而言。既指開成二年，而又不冠「開成」二字，此詩必作於開成時可知。但開成時，李蔚並未領淮南，亦未官僕射。若以本詩作於咸通時，(李蔚鎮淮南在咸通末。)追敘開成時事，漫以「二年」籠統書之，人將知為咸通二年乎？抑為開成二年乎？蓋斷無此理也。

(二)與二人輩分年齡不合。本詩起四句：「嵇紹垂簷日，山濤筮仕年。琴尊陳座上，絳綺拜牀前。」追敘幼時拜見情形。嵇紹 飛卿自喻；山濤，喻李僕射。一纒垂簷之重，一已強仕之年，始可用此故實，而合兩人輩分也。據「晉書」山濤與嵇康為友，嵇紹乃康之子，濤於紹為父執。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及領選，始薦紹出仕。(詳見「晉書」四十三「山濤傳」及八十九「嵇紹傳」。)山濤卒於晉太康四年(二八三)，年七十九；嵇紹被害於永興元年(三〇四)，年五十一。又嵇康「絕交書」云：「女年十三，男年八歲。」「絕交書」作於魏元帝景元二年山濤除吏部郎之時，嵇紹年八歲，逆數之，紹當生於正元元年(二五四)，是年山濤五十歲。本詩引以為比，則飛卿與李僕射年齡亦必相差甚遠。考李蔚開成末進士，(開成中，飛卿亦曾舉試，惟未第耳，見王定保「唐摭言」卷二等第舉條下。)咸通中始事顯貴，咸通十四年，始為淮南節度使，卒於僖宗乾符六年。

(詳見「舊唐書」一七八本傳，「新書」略同。)與飛卿所歷時代正合；甚或年齒幼於飛卿。飛卿與之年相若，焉能以父執設喻乎？若謂係指李蔚，本詩首四句斷難解通矣。

(三)與詩中所敘情景不合。本詩有「懷橘更潯然」，(「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因書懷奉寄，一百韻」詩中亦有「笑語空懷橘」之語，亦可證作此二詩時間甚近。)及「婚乏阮修錢」句，若依舊注謂獻李蔚，作於咸通末年，則飛卿時已垂老。(詳見拙作「溫飛卿行實考」中。)行將就木，又何「橘」之「懷」？(懷橘奉母，陸續幼時事。)何「婚錢」之「乏」耶？謂係追敘：則一幡然老叟，懷述幼時細事於權貴者之前，不亦不合情理，近於滑稽乎？詩中又有「冰清臨百粵，風塵化三川。……梁園提戰騎，淮水換戎旃」等句，與李蔚官跡所臨，亦不相合。又「唐詩紀事」五十六，有趙嘏「獻淮南李僕射」詩一首。嘏卒於大中時，安能預獻咸通末年之淮南李僕射蔚耶？可見李僕射別為一人而非李蔚。並可助證箋注之誤。

據此三點，已可證舊注之誤矣。惟本詩究作於開成何年，李僕射究係何人，亟待考明者也。據上文，已知本詩作於開成四年或五年。是時，官僕射而鎮淮南者為李德裕。「舊唐書」一七四「李德裕傳」：「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舊紀附成五年下亦云：「九月，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德裕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據此，本詩蓋即開成五年秋季李德裕自淮南任入朝時，飛卿獻李德裕之作。是時，李德裕官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與本詩題官正合。故本詩有「既矯排虛翹，將持造物權。萬物思鼓鑄，羣品待陶甄」之語，言其即將入相也。德裕被召，初至京師，飛卿以通家子弟(見下文)向之陳情乞援引，固人情之常，亦唐俗所許。如此，與本詩自注始合。(「箋注」本卷五有「題李相公勳賜屏風」詩，當係德裕被貶，飛卿致慨之作。故云「幾人同保山河誓，獨自栖栖九陌塵。」深慨山河之誓終不可恃也。亦可見飛卿與德裕本有關係。甚至令狐綯極力排擠飛卿，未嘗不與當時黨爭有關。)(接上第二十六面)

蜀語札記

徐德庵

「蜀語」一卷，明遂寧李實撰。採輯俗言，凡數百事。惟其中多南朔通語，不與書名相應。又以弗諒音理，不曉聲訓，致所詮釋，望文生義，臆說居多。復以小學書籍，徵引甚少，坐是不能推求本字，擇尋語根，而少所發明矣。以視晚近章氏「新方言」之作，洵不可同年而語。於此亦可見清儒訓詁聲韻之學，其有助於方言之研討為何如也！余年前瀏覽此書，輒爲疏通證明，補苴訂正，筆之於冊，都四十餘則。今略加整理，條列於後，期與留心川省語言者商榷焉。至此書之後，清人張慎儀會續有輯錄，名「蜀方言」，每下愈況，自可存而不論矣。

官長曰崖。攷一說文：「崖，高邊也。」又攷官字从自，音堆。崖也，官也，皆巍高之意。

案崖爲爺之聲轉，與高邊義無涉。「說文」：「官，吏事君也。从山，自，自猶衆也。此與師同意。」據此知官字从自並不取巍高意，原解誤。

器缺曰馨。馨音鴨。
案馨與鴨韻部相連，當作五鐔切。
爾無曰耗。耗，莫喪切，音毛，亦有呼毛濟音者。
案「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注：「衍集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此由無字音轉如毛，因以毛爲之。

爾看曰省。省，桑何切，鎖平聲。
案省不當讀桑何切。「說文」：「爾雅」：「詩傳」相並訓視，音對轉如膏，即假膏爲之。「釋詁」：「膏，相也。」郭注引「公羊傳」：「膏盟者何？相盟也。」爲證。又「詩」：「聿來膏字」，「于膏斯原」，「傳」皆訓相。蜀人謂看語如桑何切者，又膏之音轉也。

飲食變味曰餽臭。餽音搜。
案「新方言」曰：「說文」：「蕭，久泄也。」息流切。「內則」注：「秦人淡曰蕭。」今謂食久味變作泔水臭曰蕭，通以淡字爲之。

餽，後出字，應從章說。
下垂曰釋。釋音安。

案「說文」：「𦵏，艸木華葉𦵏，象形。」引伸爲凡下𦵏之稱。古音在戈部，今音是爲切。自人不知其爲一語，讀今音則假垂爲之，讀古音則假釋或釋爲之。總之，本字廢而不用矣。

旁屋曰厦。厦从厂音要，厂音漢。如从厂音夏，大屋也，厂音假。
案厦爲厦之俗體，非別爲一字也，均从夏聲。「集韻」：「厦，所線切。」特夏聲之小變耳，不必強生分別。

驚畏曰嚇。嚇音下，又音黑。
案「莊子」：「秋水篇」：「釋文」：「嚇，許嫁反，又許伯反。」黑與伯韻部相連，音黑誤。

撐。張傘作平聲，音村。支柱作去聲，音寸。俗从掌非。
案「說文」：「定，垣也。」段玉裁云：「定古本音堂，其字變掌，變撐，變撐。」今蜀語讀村讀寸，又庚魂旁轉也。

足皮曰𦵏。
案「說文」：「𦵏，黑𦵏也。」古典切。𦵏爲其借字。
履中模範曰楦。楦音絢。

案「說文」作楦。
趕曰碾。趕上前人曰碾上，趕難曰碾難，以轉動行易及也。

案「文選」：「藉田賦」注引「說文」：「蹶，追也。」對轉音如黏之上聲，俗以碾字當之，殊誤。李氏轉動之解，又望文生訓矣。

鷄伏卵曰菹。菹音抱。
案「說文」：「孚，卵孚也。」孚古音同抱。「方言」：「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即孚之借字也。「廣韻」作菹。
足蹂曰蹶。蹶音此平聲。

案「新方言」曰：「廣雅」：「蹠，蹋也。」曹憲音反。今人謂蹋為蹠，讀初買反。俗用蹠字為之。「章氏之說是矣。惟據李氏此所舉音，知蜀語不作初買反。」

劉章曰剋。剋音訕。
案「說文」作莖。「廣韻」：「所銜切。」音訕謬。
少曰丁丁。又曰點點。又曰些些。

案「說文」：「點，小黑也。」引伸為凡小之稱。丁其轉音也。些者，「新方言」曰：「說文」：「偁，小貌。」斯氏切。字亦作偁。「毛詩」：「小雅」：「傳」：「偁，小也。」今謂小少皆曰偁，通以些字為之。「又案蜀語多疊字，三語亦然。」

鋪墊曰鋪。鋪音霸。

案「說文」：「專，布也。」王筠曰：「專今字作專，經典皆作敷。」「新方言」曰：「說文」：「匊，手行也。」魚模轉麻，今謂手行曰爬，本匊字也。若父為爸，傳為巴矣。「據此知鋪墊之語，本字當為專，對轉音讀如巴。李氏以鋪字當之，殊誤。」

衣羅寬曰作。作音乍。

案「說文」：「奢，張也。」籀文作多。多，「廣韻」：「陟加切。」方言小變為陟獨切。

撐船竿曰撐竿。

案「方言」：「所以刺船關之篙。」「廣韻」：「古勞切。」音小變為篙。通讀為豪之清聲。

馬肺病曰腔噪。腔噪音腔類。

案「說文」：「欬，訖氣也。」「玉篇」：「嗽，咳嗽也。」腔噪即咳嗽之轉音。

小子曰籽。籽音牙，俗轉音昂，淮陰人音得之。

案「新方言」曰：「萌芽亦始也，古祇作牙。」後漢書「崔駰傳」：「甘羅重牙而報趙。」注：「童牙謂幼小也。」「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以吾為之。芽又變籽，故「類篇」云：「吳人呼赤子曰籽子。」今揚州、鎮江、杭州通謂小兒為小籽。「今蜀語籽轉音昂，恰合對轉之理，亦猶吾之音轉為印矣。」
不慧曰昏惘。惘音刀。

案為渾沌之音轉。

屈郢曰楚。楚音魁上聲，跪也。
案即跪之後出俗字，見「篇海」。
水潭曰沱。沱音沱，跪同。

案古池沱音同，蜀人謂池為沱，猶存古音，不應以沱字當之。
呼父曰大大。大，他達切，讀若闔，謂父莫大也。

案「廣雅」：「爹，父也。」「廣韻」：「爹，陟邪切。」讀舌頭音略近大。
舟著地曰撐。撐者珂去聲。

案「說文」：「艘，船著不行也。」「廣韻」：「艘，口箇切。」為艘之後出字。
日晚曰晏。晏音按。

案「說文」：「吁，晚也。」引「春秋傳」曰：「日吁君勞。」「廣韻」：「古案切。」轉入影母，音同晏，通即假晏為之。蜀語則轉入疑母，音略如岸。

胎衣曰膠。蜀囊曰膠。膠音胞。
案「說文」：「膠，勝光也。」「胞，兒生裏也。」膠訓胎衣，為通借字。

掌打曰耳擱。擱音國。
案「新方言」曰：「說文」：「秋，耳箸頰也。從耳，桂省聲。」今天津、德州謂批耳至頰為打耳卦子，讀秋如卦，正合桂聲。江南運河而東音轉如耳光，光秋亦雙聲，耕清、陽唐之轉也。瀘州音轉如耳姜。「據此知秋對轉為擱，亦一語也。」

欺誑曰給。「說文」：「絲勞即給」，謂煩勞難理也。人之欺誑，如絲之頭緒紛亂莫測，故假借為欺誑。給，徒亥切，音大上聲。
案「說文」：「詒，相欺詒也。」給為通借字。

案應作妝斂。會與有妝樂匠。樂，削也。

澆花木菜蔬曰飲水。飲，引去聲，音廢。凡牛馬曰飲水，今花木亦曰飲水，語奇而雅。
案當作潤。山東謂閏月，音正作廢。滋潤音亦作廢，如歌者潤喉嚨，

園丁澆花畦等皆是。

蟲食菜曰蟲殺。殺讀作去聲。白樂天詩：「東風莫殺吹。」自註云：「殺去聲，讀若夏。」

案當作轉漏之聲。讀殺去聲，乃轉音之小變。山東謂轉漏音正如夏。轉夏並淺喉音。屢从夏聲，通讀所緣切，亦其證也。

尾曰巴巴。已音以。凡尾亦曰已。如馬尾曰馬巴巴，狗尾曰狗巴巴之類。

案已爲尾之變音，非已有尾義也。

澆皮曰澆。轉音掌。案「說文」：「打，補履下也。」當經切。旁轉入唐部，音略如掌。澆器曰澆。

案「說文」：「溲，浸沃也。」段玉裁曰：「今江蘇人呼淘米具曰溲箕。」字又作溲，古音相同。李氏以箕字當之，殊誤。

爛曰爛。賦音跋，戎同。八月爲汎月，見「揚升菴集」。以汎即汎爛義，音與跋同。跋「爾雅」汎音彬。一西至於汎國，謂之西極。一西極之水也。又音普八切，音攀入聲。「韻會」云：「水貌。又波相激聲。」皆無爛義。而字書另有跋賦字。凡肉之爛者、地之泥溼者、果之熟者、糧食不乾者、人之弱者、物不剛者，皆曰跋。

案本字當爲廢。「說文」：「廢，爛也。」通假廢爲之。廢从靡得聲，廢又从麻得聲，古在戈部，變入支韻則讀廢爲切，此雅音也。變入麻韻，復轉入滂母，則讀如普巴切，即今川語所作音也。「莊子」

「天道篇」：「精魄」，「釋文」引司馬云：「爛食曰魄。」（「文選」）「文賦」李注引同。一云：「精爛曰魄。」考魄亦廢之借字，魄伯同从白聲，魄猶復爲一語，伯霸既有必駕切一讀，則魄音之可與麻韻相通，自無疑義。是又足爲蜀語讀廢入麻韻之一證矣。戎、跋均後出俗字。

十讀若詩。揚升菴曰：「十亦可作平聲。如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紅闌三百九十橋」，及「春城三百九十橋」等句是。」

案洪邁「容齋隨筆」、晁游「老學庵筆記」並有此論，不當獨引楊說。推人曰攢。攢音朗。

案「說文」：「攢，推也。」音小變如朗。

大讀一駕切。揚升菴曰：「大字古音載，又音臻，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攷「淮南子」：「宋康王時有雀生鷄，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音矣，作四聲韻者不收入馮字韻，殆失攷也。

案一駕切未必與大字爲一語。又大字今世方音亦多讀近禡韻，惟仍屬定母字，而非影母字。大在定母，無害其與下字叶，猶不足證其爲一駕切也。

驛遞曰站。充徒曰擺站。站音戰。

「新方言」曰：「行旅所止之屋謂之客棧，棧借爲傳。「廣雅」：「傳，舍也。」「漢書」「王莽傳」曰：「尉傳勿舍。」案章氏說

是，俗以站爲之，殊乖音理。

傷痕曰痛癩。痛癩音通論。

案痛爲癩之轉音，命爲語助，亦猶癩之音轉爲疔，而通曰疔刺也。疔

曰斑爛（爛或作蘭），亦其比矣。

不精彩曰黧。黧音臘塔。

案黧顯爲疊韻連綿字，或作連綿、刺連、刺蘭、儂儂、拉答，均爲一語。其音轉義通者，尙有鹿獨、闌單、郎當、潦倒、伶仃、落拓、龍

鐘、踉蹌等語，亦均爲疊韻連綿字。他如狼戾、狼藉、路夏、落單等語，雖非疊韻連綿字，然與以上諸語，亦皆一聲之轉，故義亦通也。

土高起曰塢。塢，倫上聲。

案嶺旁轉爲塢，塢亦嶺也。此二類音，江南多混，四川亦然。

結。毛清濁兩呼。

案明微二母本無清聲，方言或有之。不惟蜀語如此，即豫、魯之間，

讀音亦然。亦猶娘母字本皆濁聲，而豫、魯間亦多讀爲清聲也。

耳曰睡。睡音刷平聲。

案「新方言」曰：「說文」：「耽，耳大垂也。」「耽，垂耳也。」耽音丁舍切，瞻音都甘切。今人謂耳曰耳瞻，音轉如朵。耽、瞻訓垂，本由雙聲流轉。古音垂如垂，「說文」：「垂讀若朵」，朵訓樹木必朵也。故瞻得讀如朵。其在韻部，亦猶再聲之邪入歌類矣。於此李氏舉睡當之，爲後出俗字。

(完)

紀念抗戰期間逝世的國文教授

桐城姚仲實教授傳

王蓮常

往歲謁閩侯林翠南孝廉紆，感稱今世治經傳莫若桐城姚先生。姚先生者，仲實教授也。既見其所爲論文法與文集，足以副其所言，又知先生之盛於文。後遇先生鄉人馬君厚文，言其制行純正，非今之人也，始知先生之盛於德。人以經生稱，文學稱，其皆非知先生之全者與？先生卒後之七年夏，初聞先生之喪，馬君示其孫壻所爲行述曰：「子心儀先生久，不可無文，請傳之。」不獲辭。傳曰：

先生諱永模，仲實其字，晚號說私老人。爲惜抱郎中世父薑塢先生五世孫。年十三，肄十三經卒業。十六，補學官弟子。甲午，舉順天鄉試，年三十三矣。不樂仕進，一意殫精學術。初與其弟叔節解元永概治詩古文辭於挂車山中，其後從同里方存之、吳學父、蕭敬孚及遷安鄭東甫諸先生遊，專治經，於注疏及宋、元、明、清諸家經說無不洽諳淹貫。更旁及子、史、小學、音韻，博稽而約取，成一家之言。然聞然不自表見。泰興朱銘盤見其書，大驚曰：「吳越士夫有此，早取聲名一世，乃掩覆不肯襮如此，今日見古人矣。」歷主廣東起鳳書院、山東大學、安徽高等學堂、北京大學、法政專門學校講席。嘗一赴召，爲教育部諮議，仍居國學如故。民國初，以碩學通儒徵，不起。清史館復有纂修之聘，許之。成書四十餘卷。九年，南歸，復歷主江蘇東南大學、秋浦周氏宏毅學舍、安徽大學講席。先後成材而去者數千人。二十四年，謝病歸里。嘗路議月致脩脯，謝曰：「生平館穀，無一錢苟得者。今老矣，乃反以口腹累諸公耶？」卒不受。東寇起，辟地桂林。以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八。渴葬於城外施家園。會祖駉。祖登，廣西按察使。考潛昌，湖北竹山縣知縣。配馬。二子：煥，學部主事；昂，審計院核算官；皆前卒。所著有「尙書詁略」、「說私軒易說」、「詩說」、「論語解法合編」、「大學古本解」、「十三經舉要」、「羣經考略」、「史實舉要」、「鹽法考略」、「史學研究法」、「小學廣」、「我師錄」、「諸子考略」、「羣儒考略」、

「惜抱軒詩詞集」、「歷代聖哲學粹」、「文學研究法」、「舊聞隨筆」、「說私軒集」、「續集」，都數百餘卷。

先生爲學，於經則曰：自周秦以來，治經者不一人，釋之者不一說。今從千載後，欲網羅衆說而折衷之，使上不失聖賢之意，而下有以駁來世學者之心，難已。世稱漢儒說經所長在訓詁名物，宋儒則在義理，是固然矣。然余謂是二者者，其初師弟各言所得，逮乎末流，風氣偏盛，乃皆不勝其敝焉。漢世去古近，其傳經太儒，皆有家法；然其敝也，黨同伐異。如齊、魯、韓三家「詩」之於毛氏，「今文尙書」之於「古文」，「公羊」、「穀梁春秋」之於「左氏」，皆各守師承，不相通曉，斯固不免於隘矣。宋儒承漢、唐諸儒之後，訓詁名物已詳，乃更求之義理，其精者實過於前世。又其治經，以虛心涵泳爲本，於前人之說無所徇，庶乎可謂善矣。然其敝也，師心自用。始但蔑視周、秦以來序傳，終乃疑及於經，割益移奪，斯又近於悍矣。夫治經之法，不越二家。守漢儒之訓詁名物，而無取專已守殘；宗宋儒之義理，而力戒武斷。操斯術也以往，其於聖人之意，雖不中，或不遠與？

於文則曰：夫國之所藉以立，豈有過於文學者？匪惟我國，凡在列邦何弗然。蓋文字之於國，上可以溯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來；中可以合大眾，而激發其愛國之念；下可以貽萬世，而宣其德化政治於無窮。關繫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國語言文字之力量及瀛寰，時以自詡；吾國人反舉而蔑棄之，何耶？夫武術者，保國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國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與言有勇。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學爲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學爲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勢不能盡人皆知之，皆爲之，此則可分爲通俗與專門。通俗，足以作書讀應世可矣；專門，則韓退之「答李翱書」所謂「將窮至於古之立言」者也。欲窮至於古，要惟從事於惜抱翁所謂執讀精思及久爲而已。執讀精思，則

最近新書

開明書店

能即古人之文印之於心；久為，又能以所得於古人者驗之於手。工夫果足，何患不與諸大家相駢斬乎？

喬振庸嘗評先生之學曰：先生說經，雖以宋儒為宗，而於漢、唐博稽兼采，不立門戶，無愧通儒。且治樸學者，往往不工文，而先生則兼工之，卓有惜抱家法。殆所謂華實兩勝者與？

先生既高開雅望膺大學聘，學者自遠而至，先生危坐聽說，神采照人，恒至日昃不倦。聽者聞聲戶躍，即僕御亦環列戶外，若有會心者。其後新學漸萌芽，從學少衰，而先生誦說益銀銀堅確，以為不能得之於今日，猶將期諸於後之人。嗚呼！非所謂守死善道者耶？可以風矣！

魯彥散文集

單英編選 一元八角

本書收散文二十二篇，由魯彥夫人單英女士編選。現代的知識分子生活在黑暗的社會中，既不甘心腐化和墮落，又突破不了惡勢力的包圍，不能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是孤獨地在奮鬥——默默地沒有光華的奮鬥，自然會覺得寂寞。而貧窮的困厄，人事的傾軋，往往把這寂寞渲染得更濃厚。人在寂寞的時候，便喜歡回憶過去，而對現實是一方面反感，一方面卻更執着。魯彥先生的散文多半是在這種心情下寫的。

初戀

屠格涅夫著 豐子愷譯 定價一元

這是一部世界聞名的文學作品，寫一個老人口述他往年的一則不平凡的戀愛故事。本書情節的動人，描寫的細膩，感情的深厚，運思的周至，和行文的縝密，的確都是作者屠格涅夫所獨具的風格。怪不得要成為人人喜歡的作品。現在豐子愷先生用了欣賞西洋名畫的態度來翻譯這本書，在下筆的時候，句句斟酌，字字推敲，真是名著佳譯，可稱雙璧了。

秦牧雜文

秦牧著 一元四角

秦牧是一位年青的文藝作家，他寫戲劇，也寫小說，最愛寫雜文。十年來，他在抗戰期間大後方的報章雜誌上發表了不少雜文，這本小冊子就是他的自選集，裏面收有雜文二十五篇。秦牧運筆爽利潑辣，直刺人心，但是在狠毒中，依然存在着熱愛和厚望。秦牧的創作風格是和魯迅先生相近似的。因此，我們盼望愛讀魯迅先生的雜文的讀者們，來讀一讀秦牧的雜文。

賣花女

蕭伯納著 林語堂譯 定價一元二角

蕭伯納在中國聞名已久，但他的書有中譯本的並不多，實在是一種缺憾，因為他的作品是能啟發心智，有益思想知識的。這本「賣花女」是個五幕劇，寫女郎伊麗莎在窮苦時還可以賣花，但六個月以後，口音改正，社交的禮貌學好，成了「闊媛」，卻非狼狽出嫁，找一個男人賣身不可了。本劇作於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初次演出，在舞台上也極受觀眾歡迎。可說是蕭伯納藝術的祕寶，幽默的真詮。

[一之書叢年青明開]

平民世紀的開拓者

陳原著 定價一元四角

本書包含十三篇以人為中心的文字。青年們對於「人」往往有美麗的憧憬，對於自己所崇敬的人寄以無窮的追慕，在這慕之餘也常常驚駭於他們的神奇。其實英雄的事業就是一連串的苦鬥，與命運搏鬥，與惡勢力搏鬥，與傳統搏鬥。搏鬥中時時有痛苦，有錯失，有迂迴，但自然也曾有歡欣。於是，經過時間的考驗而戰勝了。這就是英雄！這中間沒有一點奇蹟，沒有一點僥倖。如果你了解這苦鬥的過程，那你就能汲取他們的勇氣作自己的養料。如果你太軟弱，可以把你的頭枕在他們膝上休息一會，他們會安慰你的。本書就給你介紹了一羣人民的英雄——羅斯福，斯大林，加里寧，法蘭克林，潘恩，尼赫魯，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威爾斯，魯迅，……。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史叢刊

中國文學論集

鄭振鐸著
七元八角

作者對於中國文學，有極深的研究，所以他所寫的關於中國文學的論文，向來為一般人所愛讀。本書是他歷年來所寫的論文的結集，論述中國的小說、戲曲、詩歌、傳記、雜著等，並有評論近代文學家林琴南、梁任公等人的文字。愛好文學而注意文學者，或者大學文科學生的案頭，均應各置一冊。

宋詞通論

薛礪若著
二元五角

本書根據宋詞演進的自然趨勢，和大作家的影響，時代的轉變，把宋詞分做六個時期，糾正歷來對於宋詞僅分北宋南宋的那種籠統模糊的分法。每一期，舉出代表作家來詳細敘述，稱引他們的代表作品，指出他們獨創的風格和影響，追溯他們以前的和後繼的一般作家。並就詞裏反映出來的時代背景分別敘說。

清代思想史綱

譚丕模著
一元七角

本書為「宋元明思想史綱」的續編，專論清代的思想。顧頡剛先生在前文中說：「本書不僅是從思想本身的發展上去研究思想，也不僅從政權表白的形式上去研究思想，而是從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諸關係去探求思想產生的必然性。總之，這都著作確有其獨到之處，在整理中國思想史遺蹟上是值得注意的。」

元人雜劇序說

青木正兒著
二元

青木正兒是日本文學家，更是彼那中國曲學的泰斗。他打算大規模翻譯元劇，本書就是元劇日譯本的序言，敘述元人雜劇的源流與派別，偏重於作品的介紹與批評。本書原著印成以後，又有也是國籍藏大批元劇的發現，故譯成之後由徐調孚先生加以增補，原書偶有謬誤之處亦由徐先生添注校語，加以說明。

中國文學史大綱

容肇祖著
二元八角

本書是從追溯文學的起源開始，一直敘述到新文學運動為止的一部首尾完整的中國文學史。本書取材注重每一時代的新興文學，說明它的來源和流變。並敘述各時代的重要作家，間或徵引他們的代表作品。可說是引導讀者對中國文學史作了一個明白清楚的鳥瞰。全部四十七章，近二十萬言。

中國文學概說

青木正兒著
二元一角

本書共分六章。「語學大要」，「文學序說」，「詩學」，「文學學」，「戲曲小說學」，「評論學」，各部分的論述都極得要領，尤其是第一、第五、第六三章，精彩之處更多。讀後確能使對中國文學得一輪廓。本書出版之後，被譽為初學者的明燈，在日本不到四月就重版了，是這類書中的名著。

中國文學史新編

張長弓著
二元八角

本書就現代的文學觀念，去選擇整理前代的史料，以見其史的流變。在編製方法上，以時代為綱，以文體作風派別為子目。簡而得體，疏而不漏。編製勻稱，對新材料與舊材料的去取，絕無輕重之弊。論斷公允，沒有偏見，只用具體事實來說明文學的演變。全書二十八章，都七十二節，宜作高中教本或自修用書。

語文通論

郭紹虞著
一元七角

這本書可以視為「學文例」的序文。共收文章九篇。作者站在大學國文教授的立場，基於語言文字的特性，來商討文官與白話的問題，希望由此得到解決國文教學的方案。讀此書後，可使讀者指示易於啓發，學者潛修易於領悟。一般關心語文運動者讀後，亦可對文言與文話的問題得一明確的理解。

中國文學史簡編

陸侃如著
二元

這是一本簡括的中國文學史，取材審慎，態度嚴正。書中對於古代書籍的流傳與一書產生的時與地點等，都有周詳的述說。又自中國文學的起源起，到現代的新興文學突起止，關於每一時代，也有極扼要的敘述。研究文學者不可不人手一編。用為高級中學或大學初年級教本，尤為適宜。

中國文學批評論集

朱東潤著
一元六角

本書包含論文九篇，選取從唐到清的九個重要文學批評家，批判敘述他們的議論。它的特色是借九個代表人物來反映各時代的文藝思潮，所以對於同時代的其他各種或正或反的文學批評，都一概敘述進去，並說明各家學說的背景來源和影響，批評他們的得失。可當自唐到清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讀。

中國疆域沿革略

董書業著
一元四角

根據中國古代史上已得的結論，加以作者在考古學上的研究，對中國古代疆域，給以明白正確的敘述。這是本書的一大特色。從秦朝以後，因有信史可據，故提綱挈領地敘述。此外又附有歷代地方行政區劃和四裔民族兩篇，各列簡表，以說明行政區劃的變遷和四裔民族的分合關係，簡明扼要，敘述清楚，極為難得。

開明書店印行大教學本

中國哲學史通論

范壽康著

定價六元三角

本書以現代新哲學的觀點，對於中國哲學，做明變求因的工作，首章緒論，詳述研究哲學史的最新方法，依次六章，各就一時代，先做一番鳥瞰的概說，再加以深入的研究。對於各派學術，則窮其源委，對於各時代學術的特色，亦敘述詳盡。

近代英美散文選

朱光潛等編

定價二元三角

作者根據多年的教學經驗，精選散文二十五篇，從哈代起到當代英美作家止；內容不限於文藝，政論、自然科學文字、社會科學文字都有。適合於大學和高中高年級英語教學之用。每篇之後附有作者小傳和注釋，對於教學自修，都極有幫助。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著

定價五元一角

這是專門研究文藝理論的書籍。作者開一切哲學的成見，把文藝的創造和欣賞當作心理的事實去研究，從事實中歸納得許多可以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它的對象是文藝的創造和欣賞，它的觀點大致是心理學的，所以叫做「文藝心理學」。

學文示例

郭紹虞編

上冊三元九角
下冊四元二角

本書根據修辭的條例，收集性質相同的文章，理論和實例並重，使教者講授時易於啟發，學者潛修時易於領悟。教材文白兼收，同時注意於文學的訓練，所以內容包括極廣，各體文章，小說戲曲，佛經翻譯文體，民歌通俗文體，都收集在內。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朱東潤著

定價六元三角

本書將我國從上古到清末的文學理論，作有系統的敘述。着重各時代的批評潮流，列舉各個主要批評家的淵源，及他們的批評所發生的影響。讀者讀了，不但對於我國文學理論可以得其大要，就是對於我國文學轉變的趨勢，也可以知其梗概。

中國通史

周谷城著

上下各八元六角五分

著者本十年的教授經驗，匯合最新的史學理論，型成自己的一貫系統，以說明中國數千年的往事，輕快自然，頭頭是道。書中其他同類著作中未曾運用過的史學理論，未曾採錄過的新鮮材料，未曾使用過的編製方法。文字誠樸，動人情感。

中國通史

呂思勉著

上冊定價五元
下冊三元五角

全書四十萬字，共分兩冊。上冊凡十八章，以重要文化現象為題目，說明其緣起及變遷之由，用以解釋現狀推測未來。下冊凡三十六章，依據時代，敘述我們民族國家幾千年來盛衰的大略。無一章不有石破天驚之議論，誠為史學界一大名著。

中國的地理基礎

薛貽源著

定價一元八角

作者僑居我國多年，專究我國地理，是新地理學的世界權威。本書寫定於一九三三年，是作者經歷了十年的旅行跟研究而得到的成績。現由薛貽源先生譯出他的總論部份。作者曾在自序中說，本書「着重地理背景支配中國人民生活的說明」。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三三六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八號

贈送

本一店上海現照定價四千五百倍各地另加郵費運雜各地一律一八千
倍近物來動波劇倍時變有能如承購依日之數計